



尤菴集
卷三

碑

共七十

~ 16
2410
44



和
2410
60-44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十三

碑

江原監司李公神道碑

公諱尚逸字汝休其系遠自新羅有忽言以功食邑
碧珎碧珎今為星州星州之李久為甲乙族 本朝
約東以清白著節謚平靖其子佐郎紹元生承旨有
蕃承旨生郡守碩明其第二子曰縣令敏善縣令三
子公其仲也縣令公與其配金氏愛公聰敏慈覆異
常然教之必以義方公亦服習不怠年十九值廢朝
敗倫陪縣令公南踰烏嶺卜居于善山 仁廟反正
中司馬縣令公沒廬墓三年庚午闡大科隸成均館



陞至博士時論以公不與槐選稱屈遂薦爲承政院
注書每入侍記事筆翰如流 上悅嘗以廐馬賞之
及其歸省諭以速還而賜以珍劑陞成均館典籍歷
司憲府監察刑戶禮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出爲黃
海道都事是 崇禎丙子也冬賊奴猝至監司入海
島爲賊所阻公激勵軍民保守山城時出壯士勦擊
零賊一日夜半被虜士女脫走至城外者數百公開
門受納而賊率大軍踵至大呼恐喝城中大懼公堅
臥不動賊遂退去公前後首級百餘而嫌於自伐不
以實聞以故 朝廷亦不能知也公備嘗風雪遂患
類中難後除拜皆不得就己卯始拜 命以禮曹正

郎入司諫院爲正言移司憲府持平以御史將按察
嶺南而母夫人沒喪除除持平直講忠清都事有孽
子咀呪嫡母而以其爲元勳家女婿故人不取發公
爲掌令致之於法遞爲諸司正不拜及有襄陽之
命公忻然赴之曰府境有寡姊居焉是適所願居五
年棄歸邑民留不能得則以其行橐如洗也相與出
粟爭致于家公固辭不受則守其門不忍去者又十
許日己丑 孝宗大玉卽位公時爲掌令先是賊臣
金自點內結奧援外執權柄士大夫爭相趨附公以
爲 聖上臨御有大有爲之志如不先正朝廷則無
以立紀綱而成治道遂與同春宋公浚吉論自點罪

及其黨與其黨與譁張眩亂氣勢可畏而公不憚
不挫士論推重焉遞爲成均館司藝復爲掌令益論
自黜罪竟至流竄有李彥標者爲自黜腹心連因虜
人醞釀大禍公述其情狀以法嚴訊以故兇謀略解
自黜又因譯人李馨長行讒於虜以爲新王退出舊
臣進用山林之人將伸大義虜以兵壓境差七使絡
繹來詰舉國震盪公夷然曰有命在天 孝宗大王
身自彌縫竟至無事拜司諫院獻納歷宗簿寺正遷
司憲府執義奉使燕山而歸爲侍講院弼善時公所
論劾之人復據要路沮公玉堂選公知勢難相容求
出爲晉州牧使陞辭日 上引見諭以晉之一邑予

忘憂矣公感激 德音益盡其心道臣上治績 上
賜書褒美曰清簡持身闔境愛戴古之循吏蔑以過
此居四年坐軍律罷歸 上曰民事亦不可不顧李
某可勿罷公黽勉承 命及自黜伏法清議稍申擬
公兩司春坊者凡十四 上以晉人之安公也不召
大臣白 上以爲諫臣不可久滯外職未幾以侍講
院輔德入每進講 胄筵誠心啓迪金監司弘郁言
事忤 旨上怒震疊親鞫甚急自大臣以下不敢言
金公不忍折楊仰視公呼曰我素知爾敢諫若是言
官必有言也公坐是罷斥遂盡室南歸卜築於星州
水石間以爲終老計乙未始爲安東府使以治最膺

晉錫恩俄而棄歸旋莅定州以其文教不競專意學政綽有成效擢陞通政爲吉州牧使疏陳弊瘼上多所採施錫賚甚厚自是朝廷滋欲試之盤錯將授以嶺南關西北方面有相臣撼沮之顯宗壬寅又出爲寧海府使陞爲慶州府尹甲辰以刑曹叅議奉使出疆慶人涕送而定人填道迎拜曰吾使君也畢使移戶曹叅議入承政院爲同副承旨轉至左副竟爲嶺南伯不悅者言其年老領相洪公命夏曰某固善人外庸茂著精力又尚強也上然之然公竟不赴復由同副承旨至右承旨嘗極言時政得失間爲判決事全州府尹皆不赴丙午出爲黃海道觀察使

大修學校如定州時其他廢置俱得其宜嘗以民瘼聞語涉宮禁上怒逮繫之三司交爭不能得最後李相公景奭因早求對極言公賢且曰此等冤枉足以召災上卽赦之嘗爲江原監司考課不饒權貴子弟竟爲所濟其前後屢爲諸曹叅議及承旨皆不就只赴清風府領略山水之勝適國內大饑民死者十八九公盡誠乳哺境無捐瘠又興水利大得稻田峽民大喜癸丑朝廷遷奉孝宗大王衣冠遂赴朝以工曹叅議敦事務得其宜旣虞卽還露章乞免因陳時弊多所施行時士禍已兆公遂無當世意甲寅仁宣王后昇遐又入臨葬訖而還其八月廿

七日終焉葬于州北仙鈴山卯坐之原公居家以孝
謹爲行愛其弟尚達甚至尚達貧窮嘗賣田於人公
自以厚價買之旋復還之俾不失所其居喪情文俱
備不逐俚俗兄子主祀而貧甚公爲置一室具備祭
用名曰追遠後遷居宿眷地祭時必躬往獻賢以致
如在之誠至老不變其立朝審諤之節無媿古人八
涖郡邑再爲方面水槩之操終始如一吏事精敏置
水不漏惠加小民威制豪強至其望實騰茂朝廷將
授以薇垣之長論定而未及焉及其暮年謝事南歸
蒔花灌園左右圖書放迹於塵埃之外人望之若神
仙焉鄉人至開心款語而亦不及時事人或言之悠

然若無聞也最謹於二斧故既老而聰明堅悍少者
或不及焉前娶慎氏無育後夫人固城李氏司果穡
之女男墀縣監坡郡守塚都事二女適郭之翰金天
燮縣監子志長志望志容志寬女爲沈漳副提學趙
持謙妻側出子志海武科志河郡守子志夔生員志
尹都事子志安志完志憲女爲宋秀源妻外孫郭喜
遠喜慶也余與公論交五十餘年情好甚篤甲寅
大葬相遇於驪江之蕭寺道語故舊明發疊疊自言
精力不衰雖卯申之勞亦無不可而既已懸車當杜
門以還造化之舊物相別未久遽聞凶訃白首窮途
淚落如雨今諸孤託以墓道之文遂不辭而爲之銘

銘曰

公才精敏其心慈良行修家庭孝謹爲常助躬績學
通籍 王朝歷敷臺省風彩矯矯出涖民社惠洽孤
惇東西藩臬攬轡澄清望實旣茂 主知益深公不
昧幾捲歸故林我泉修潔我竹菁菁一室圖書對越
神明俯仰無忤倏然乘化循始訖終莫有疵罅仙鈴
山麓寔公纏裹一丘松檟清芬永播

全羅監司尹公神道碑

監司尹公孝子也諱鳴殷字而遠自號思亭亦取后
山所稱徐州甄氏意也公之孝得於天自幼得一美
味不入口必進其父母家甚貧母夫人日夜執女紅

公侍傍讀書亦不輟母夫人憂或損傷則對曰兒之
勤苦爲父母也 仁祖甲子中進士高等丁卯虜難
率大學諸生斥和議除齋郎不就戊辰登第薦爲翰
林其考直長公疾革於闕內周廬血指灌口及喪其
慟疾哭踊人不忍見至有流涕者去喪歷數官拜正
言持平兵曹郎修撰校理兼文學知製 教以體府
從事巡按湖西其條奏便宜多蒙採施 崇禎甲戌
上將崇奉私親兩司爭之 上命削黜其長官公以
持平請罪曰臣實主張 命遠竄承旨李公德洙不
奉 命遂下李公獄公將行母夫人自南陽送于東
郊公談笑跪告曰 主上愛臣如子非久當宥旣至

鏡城築望母臺日夕登焉學徒全集訓誨不倦翌年
赦還侍奉于鄉里丙子叙拜校理辭冬虜猝至上
幸南漢城公聞卽馳赴城已受圍遂從浦渚趙文孝
公翼至南陽與李竹窻時稷府使尹棨沈叅議之源
諸公將募兵討賊尹公忽爲賊所害乃轉入江都及
江都失守公與母夫人相失遑遑於海曲母夫人投
山谷夢公持船來逆驚覺下海得與公遇而獲全難
已 朝廷知公顛末始罷而旋有 召命公暨赴而
求外爲海運判官舒川郡守陞爲清州牧使有臺劾
卽棄歸後爲宗簿正副應教皆不就俄就執義擢拜
同副承旨乙酉拜全羅監司 陞辭引見有寵賜特

令便道省母而行首洗冤獄尼山賊柳濯舉兵謀襲
全州遠近震駭公時巡到潭陽將急還全州或言賊
衆方屯聚阻山不如毋往以觀其變公不應卽還以
鎮之物情大安適有言者公罷歸藍浦侍奉大夫人
耕釣自適以疾卒得年四十六實 崇禎丙戌十一
月三十日也葬在南陽陰德里先兆負酉之原計聞
賻祭如儀公之事親務悅其心無故未嘗離側九歲
泣請鄰人曰母氏病願得生魚時水潦不可得鄰人
感其意竭力以副之或作老萊戲奉養之具必竭誠
營辦不任婢妾推其愛以養弟妹友愛篤至蓋公自
其先世皆以孝友聞公實世濟其美也其立朝事君

見義直前雖得罪不悔也常不樂要路亂後益思歛
避低徊外庸與其少時峻望若二人焉知舊悼惜久
而不已公之世系曰大師莘達佐麗祖開國世爲坡
平大族七世祖璠府院君謚貞靖公高祖汝諧兵使
曾祖健府使祖起祥 贈承旨考諱瑛直長有文而
不第 贈叅判妣李氏韓興君德演之女寡居十八
年食公之祿公既貴受貞夫人真誥夫人李氏府使
惟達之女年十七歸于公自幼穉時孝于父母友于
兄弟移以事其尊章公之待同氣接賓客莅郡邑各
盡其道者夫人之助多焉人有求假不少靳嗇收育
孤惻極其惠愛公有庶出視同己出公沒後公弟弼

殷奉家廟及母夫人之任每值先舅諱日必望哭以
盡哀戀慕其姑必涕泣是雖公之風化而亦天性然
也年七十四而卒于 崇禎壬子祔葬而異穴公適
有一女適生員壯元趙顯陽浦渚文孝公翼之子側
出男斗宗斗晚斗宗生員趙壯元生持恒持正俱捷
司馬長府使次正郎斗宗有三男師勛師舜師禹三
女長爲李浹妻餘幼斗晚有四男師尚師顏師教師
文二女皆幼府使長男曰命徽次命遠女適尹志源
公嘗叅從勳 贈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帶如例同
里士大夫舉公孝行聞于朝 命旌其間公之實行
不獨著于家其爲 聖朝風化之助大矣余與公世

誼篤厚既俱失所怙兩候其母今公墓木已拱每有
不可作之歎矣趙府使與斗宗共託墓文遂不敢辭
而略叙如右銘曰

孝哉而遠純實不匱其未立揚惟養以志朝以嘻嘻
暮焉詡詡其年匪髫其慕如孺及其既貴又能錫類
寔顯存没人謂能子推以事君蹇蹇匪躬惟其自喜
或尼其通否臧廟議 嚴譴隨至坦坦施施以慰親
意臺名以望事悲陟屺神感鬼恫亟復萊戲方時搶
攘恨失執鞫血泣誓死天鑑衷赤夢母相值誠孝攸
感卒還舊踐人莫我玷低徊縣邑退避名場職思其
居民譽洋洋間遭臺評實爲親故公卽油然而屏處鄉

寓 聖主知公擢置近侍旋授大藩蓋將歷試鈞茲
蹈賊智勇兼備反中虻弩厥庸未旣優游自樂庶全
素志命與仇謀天奪之速 宸情愴惻士友驚畫後
事零丁理尤難信然其實行終不可泯我銘公墓以
勵頽俗凡百後來尚茲幽宅

左叅贊李公神道碑

稼亭牧隱兩世大鳴于麗季以其係籍韓山中州人
亦知東國有韓山李氏麟齋畢命改社仍三世廟食
于韓山院祀麟齋八世孫怡愉公諱德洙官大司諫
贈贊成其仁心厚德爲世所推清陰文正公實銘其
墓娶趙氏女以 萬曆甲辰八月二十五日生公諱

弘淵字靜伯初字而靜趙氏考守倫號風玉軒行義
淳篤爲成文簡先生高弟公幼而端序風玉有子曰
滌以孝聞公年十歲以怡愉公命就學焉惟命敬恭
聽絕無狎恩意先是怡愉公株累風玉公誣獄初謫
理山移配昌平公一隨往因緣受學于趙竹陰希逸
鄭畸翁弘溟文藝日進十七高占東堂解額怡愉公
戒其太早遂退然自守旣而怡愉公赦還鄉里日與
宗族杖屨嘯傲公內綜家務外應賓客志物之養備
矣 天啓癸亥 仁廟卽位怡愉公大歸漢師翌年
甲子公中生員試遊太學士友推重焉辛未祖母任
夫人沒時怡愉公年已不致毀公克盡誠信勿之有

悔焉乙亥追崇 恭良大王設慶科公自以始嘗上
章爭之今冒慶恩有乖初心遂不赴士論多之館學
章甫請以李文成成文簡二先生從祀文廟同志中
不能無取捨先後之論公竭力周旋遂就正于金文
敬公士論得免分張丙子爲義禁府都事不拜又除
翊衛司洗馬陞侍直侍 世子從難于南漢丁丑
世子將赴瀋陽 行朝以公將蒼茫奔問父母使落
後是秋登第爲禮曹郎銓曹擬司諫院正言不悅者
指謂謀免瀋行至登白簡公不安於朝求外得扶安
縣爲本道亞使者以事論罷旣歸漁獵以爲養壬午
丁趙夫人憂哀過於禮禮亦無不備制除由兵曹佐

郎爲司憲府持平時有俞伯曾吳挺一彈劾之論而言多歧貳公不爲刻核之說而略明其是非以此彼此皆不悅而進塗頗枳然公則不悔也乙酉怡愉公沒服闋出入兩司及侍講院庚寅以書狀官赴燕嚴束舌人不得潛貨禁物畢使復爲司諫論賊臣金自點時自點密讒於虜虜以兵壓境闖發六使來嚇中外震盪朝議咸以爲亟當停論公不聽與趙樂靜錫胤論益力卒竄自點歷執義輔德壬辰入承政院由同副至左承旨出納惟允 孝廟頗有眷注意嘗知公屋廬火燒恤賜甚優由工曹叅議出爲富平府使因事就理甲午徒配天安蒙宥叙復丙申以左承旨

爲黃海監司修廢補弊西民賴之戊戌冬爲司諫院大司諫蓋公未嘗趨附時議坐阻清選至是公議方伸遞復入有李擢者名門子也奴事尹鐫延譽摺紳至被推薦公劾正之並斥薦主物議譁然攻公公復歷舉實狀以啓以故疑謗溢世其後 顯廟親見擢恚辱叔母書特 命刑訊流配人始服公公正歷禮兵刑叅議大司諫承旨出按關東湖西又歷兵刑曹諫長時公年已過周甲而又新喪季子益無世念一辭除拜求外得淮陽靜便養病暫入復出守舒川郡復爲湖西監司遞入復周流諸曹或承旨諫長癸丑以大臣薦陞秩爲刑曹叅判歷行大司諫京畿監司

都承旨時有兇人朴瀆投疏誣辱 慈聖其疏出於
他手公以都承旨究覈抵罪時 主上幼冲兇黨公
肆悖逆忌惡 慈聖必欲甘心文谷金相公瀝血陳
疏冀悟 上心兇黨反肆誣詆至有竄逐之 命公
陳疏伸辨大被鑄等疑怒譴罷家食踰年而叙用盖
公自以世祿之臣不忍遠離京輦低徊冗散而已丁
巳冬掌試摘發兇徒姦濫之跡則羣起而欲陷之竟
以事中之就吏編管旋以年限請赦收叙復拜漢城
左尹兵戶曹叅判行判決事中間有陞資之 命爲
洪宇遠等所沮庚申兇黨謀逆伏法公以金吾堂上
叅鞫復爲大司諫後用議讞勞當陞一資而 上特

命超資又錄保 社從勲拜知樞俄判工曹政府西
壁以年七十叅耆老所壬戌詣 闕忽有下堂危
上命黃門扶掖而出又 賜醫藥癸亥以大臣言用
優老 恩特陞崇政階而公已病矣竟以其三月廿
六日卒于京第遺命諸子使襲用深衣又使勤教子
孫無墜先業用五月廿五日葬于清州鵲川北花竹
里亥向之原前夫人全州李氏副提學好信女 恭
靖大王別子之後年二十五而歿溫仁慈惠甚有婦
德男興稷府使基稷郡守後夫人金氏監司尚之女
男光稷文科持平有俊才早夭三女壻府使沈益相
幼學尹天駿朴鎮也府使男秀弼秀衡女壻權恰朴

弼明安允禧趙潤璧郡守男秀文司評女壻崔錫弼
曰秀益秀謙秀節其側出也持平女壻監司金鎮龜
幼學趙命仁韓永祚所後者曰秀衡沈府使男廷揆
婿孟萬錫餘幼尹天駿二女一子秀弼三男一女男
思誠思道思義女適尹鳳章權恰無后安允禧一子
一女金監司七子二女子春澤普澤餘幼趙命仁一
子二女韓永祚一女秀衡一男一女男思齊女未行
公事親養志父母所欲盡誠爲之處世無所崖異而
自守甚篤最惡飾詐欺人以釣聲名者嘗戒子弟曰
事無大小立志爲先且善不善在我知不知在人當
修其在我者而已處謗之道惟當自反而已爲少弱

妹善病至誠醫治推而至於宗黨曲盡恩義多有教
育於家者故貧薄者其來如歸自怡愉公承藉世業
公又不以資產經心立朝五十年無所營爲惟舊業
是守而或以推讓於諸父其於祭祀誠無不盡意無
不至中外好禮之家鮮有及焉居喪不以衰而少怠
弔者感動平居未嘗有惰容年至耆艾而接人愈恭
不廢書冊衣服器用務從儉約最於進塗無馳驟意
常在用捨間故論者曰誰之不如而不以盛之玉堂
乎公議固有難誣者矣最善忘怨雖嘗被人舐排而
待其人一以無心屢爲藩臬其區畫聽斷必盡其方
常惡怠惰游放者嘗值歲惡曰彼流丐者平日不事

事者死不足惜其賑濟當後於良民良民終歲勤苦而不免焉是可哀爾公之善言善行不可殫舉而溯其淵源則皆出於怡愉公及風玉公兩世人樂有賢父兄者信矣公以余爲異姓之親媿好甚篤而余又早入公家服習怡愉公德義因慕公之繼述不怠事契甚厚今府使兄弟來請墓銘余神思衰落失前忘後謹據家狀略舉其槩如此云銘曰

馬邑山川鬱紆清明篤生碩人仍世大鳴源深流遠累公累卿有美怡愉德隆位細公生端秀克承其世孝友之政人孰間焉公年弱冠則際天旋羽儀王朝皆我父兄幹父之蠱密贊瘳旌晚通桂籍颺歷臺

省以直不阿曲者所病伸屈在身內省何疚人或瑕瑜自信其肉頃值蔑貞兇邪堵立劣容其足伶俜偏側適會無妄甘心羅織耻於分疏竟遭竄逐 聖上知公旋蒙宥釋庚申 更化兇徒誅滅旣同讞獄復長薇垣式叅從勲蔚有 隆恩以勞以年超貳三專復憐衰憊 命扶其躓肆公銘鏤益思殫竭 上眷靡替優以爵祿匪公所期居之若驚八袞之年有若晨星翩然長逝大耋寧嗟宰如者丘鵲川之涯我銘其石質而無華

大司憲俞公神道碑

公祀溪人生長漢師之盤松坊幼甚俊茂早游膠庠

士友推焉登第以翰林珥筆入侍 仁祖大王目之
虜變從難于南漢出位泣言事雖急迫 世子不可
以餌虎口國家新去亂正是危急存亡之秋公益著
忠懇不憚賢勞以故東銓注清選公名未嘗不在焉
二銓郎薇垣玉堂春坊皆其履歷而遞復入者或再
三四五既陞通政至嘉義階亦然三按畿輔又後開
城江華二都嘗以司諫上疏曰今日人心陷溺義理
晦塞不思遠圖各爲家計而 殿下獨不自爲家計
稍持公議者輒加摧折循默取容者寵以秩祿延接
清人一新輿輦尚方所進親自黜退一日二日奄過
四年授首強鄰死生唯命驅我赤子助攻父母且夫

洪翼漢吳達濟尹集三臣之死千載之下亦必酸鼻
當其執送也 玉淚橫迸賜酒親教曰爾之老親妻
子予當護恤聞見所及孰不感泣顧今 恩恤寂寥
豈有所畏憚乎 仁廟大加嘉賞自是始終一說如
出於指顧立談之間而義理炳然矣又嘗條上北方
便宜七事皆蒙採施公考贊成公亂後休退于深峽
公爲便養求爲醴泉郡未幾郡大治邑有岐麥之瑞
己公有謝歸意歸寧久不還郡人日造門以請公曰
郡多逋負余不喜鞭督以故將免去於是士民相告
語一並盡輸焉後竟以贊成公疾棄歸送者攀援啼
哭於道旣立碑建閣有抱冤者走哭其下過者必下

馬焉按嶺時憚壓萊倭倭謂萊人曰吾無所畏獨方伯怒目耳及長憲府執法不饒貴近天旱以諫長請審理冤獄先是有姜庶人獄株連者甚多 上知公意在是答曰冤獄固當審理干係姜獄者勿論 崇禎己丑 孝廟卽位公丁贊成公憂喪除以京畿監司因拜 陵時橋梁不勅責配德山省還使燕還遭繼母喪越四年有徐忭獄語涉麟坪大君忭旣誅而上怒猶未已公方長諫院進言柳道三之稱臣於大君固無情妄發然其私見大君邦有禁令請罷之上怒曰此卽教忭上變者也卽嚴鞫遠配舉朝震怖尹公鏤權公認暨館閣諸人前後力救又有大臣言

居一月而蒙赦又四年而 顯廟始叙復舊踐寂久於憲長以疾卒于辛亥正月十二日賻祭如儀其三月葬于揚州車踰嶺先兆公諱撤字方叔公資性厚重器度弘偉平居儼然若不可犯卽而與之語忠實寬和辭氣藹如也性篤於孝五歲失恃以爲終身慟語及必涕見人臨挽呼痛公卽泣然曰吾先妣生我想如此矣與伯氏叅議公通其衣私冠履出入臥起不斲相離叅議公歿事孀嫂撫孤姪極其敬愛從弟疫死無敢有入視公躬親襲斂而卒無恙雅素儉約不治車馬衣服晚得三子甚愛之亦不使衣帛門無雜賓蕭然若寒士家酒戶甚寬而未嘗亂志不喜絕

物而能遠女色每遇烈風迅雷夜必衣冠其持守如此故當 孝廟嚴責時其震驚不翅百里而神氣安閑如平素其過人遠矣在官終日治事整肅不懈吏胥無敢仰視然未嘗妄用刑杖故事理而無冤焉俞氏始自新羅阿飡而史失其名後有義臣自以羅朝世臣不肯事二君麗祖惡之降屬戶長 本朝判書絳郡守泳是公高曾判書以正直世其家諱大儀贈叅判生諱省曾光海朝幾死牢獄 仁廟卽位入臺省卒官觀察使追 贈贊成娶綾城大姓具氏生公公前媿任氏無育繼韓氏皆名族皆有賢行男命舜天有一男名學基實奉公祀次命健命岳女爲安

相吉妻側出男命龍公卒十七年命健與公兄子命賚以金公昌協仲和狀來有請余曰爾來宜也余與爾父鄰好也 孝廟末年急賢如渴余訪公於盤松第語終日顧不可強起歎曰寧遂其志也今讀狀文中庚辰封事知公者在是矣可以終古不朽矣銘曰 在 仁廟世時事罔極宜新宜膽水火宜亟公乃上疏謂今人欲橫流稽天不耻羞辱恬嬉玩愒燕安鳩毒宜如衛野大布大帛寤寐豪英勿循常格任用勿疑託以心腹正直之士寄以耳目一洒之功奚懼不克寂是節義亟先培植昔者三臣所就卓犖方其就死 德音甚渥願加恩恤撫其寡弱課忠責義以扶

帝則孽虜詬天我助其逆雖不獲已有何面目 上
睠其忠恩遇日篤於內於外隨盡其職逮 孝廟時
愈著梁脊一言忤 旨遂嬰三木從茲廢藏低徊散
迹逸樂無悶寬閑寂寞 聖考初年旋復颺歷望實
日隆人遲夢卜凶音忽騰年六十六鳴不盡聲飛不
盡翼 聖朝隱崇士友嗟惜我追作銘貞珉是琢

黃海監司姜公神道碑

孝宗大王七年朝廷以清州地大難治以京畿都事
姜公裕後爲牧使公前在臺閣有直聲至州三年政
成以事遞復入臺閣益論事不阿出補西郡仍典方
州主藩臬凡八年不得還朝卒於海州之首陽館知

公者莫不痛惜焉公晉州人字汝垂嘗自號玉溪上
世君寶麗朝左侍中自後士大夫不絕 本朝戴愨
公碩德文良公希孟肅憲公龜孫連三世益大顯曾
祖克誠議政府舍人祖宗慶登第將薦入史局忤當
路坎坷而卒生諱晉略後爲縣令公縣令公之長子
生而警敏纔能食以切肉就盤中戲作字形九歲母
安夫人卒公能執喪縣令公愨公羸弱善病不教以
書十四始就外傅文義驟長同隊莫望焉旣長遭丙
子亂絕意進取杜門劬書 仁祖己丑追奉縣令公
命對試策取第與槐院選拜承政院注書陞典籍爲
兵曹佐郎不悅於柄人名以蘇殘而出補機張縣公

至則殫竭誠心凡三歲只收一年田租而又以其三之二與民民老幼爲作歌以頌之遞入復由典籍歷禮兵曹佐郎拜司諫院正言應 旨上疏先是監司金弘郁以言事死罰及其嗣 上久而怒不已公懇懇以爲言 上雖不用而亦不之罪歷侍講院司書兵曹正郎而至京畿都事及至清州則州逋穀二萬斛公曰小民醇謹所逋者皆是豪右遂皆催理其豪右所吞民田悉奪歸之於是謗讟大起知舊多貽書戒之公終不撓前人李杭以喪歸而家甚貧公終三年資其饋莫旣遞入三爲司憲府持平間復爲司書嘗疏論改貢案均良役罷內帑崇節儉嚴贓法 上

優獎之公以紀綱解弛都民尤豪縱凡有犯禁者一治以惠文之彈亡何承 命廉察湖南事未竣 孝宗大王上賓復 命于 殯殿今 上始踐阼公極言君子小人消長之幾又言 國葬不可以術人言踰月數忤 旨遞爲諸司正蓋自 孝宗時公知上意發憤勵精恐其自負言責以辱 朝廷故知無不言而所與者常在正論 上雖寬假而側目者已多矣冬出爲定州牧使知舊唁之公曰夷險不敢擇但以遠離老母爲念耳蓋以縣令公繼嬖在堂也州境有八口同炊者一夜屠盡而賊不得公以計捕之竟致之法論者謂雖蔡君山無以加焉又有一吏人

其母爲父所去母子不相知者十五年公泣諭以朱壽昌故事因曰否者且戮汝其人感悟遂求得焉西路被士夫家設厓民益病焉公嘗被使檄奪權貴所占以與民物情大快而銜之者益衆北使至衆皆媚承公獨不副其所須擯宰以下皆懼生事公曰吾自當之遂一言折之北使亦笑而止爲江界府使例陞通政其俗專以參貨爲業時或迤入虜境見執則辱及朝廷故朝廷禁採甚嚴民無以爲生公教以農桑勸課甚勤然猶不免飢凍公度我境道里與民期日而遣之採曰某日皆歸見我否則當以越境論民皆如期而至曰我侯之恤我至此若違其令殃必及

焉罷氓被譯鞬侵漁不能自存以男女相質仍或爲奴婢公用柳子厚法悉歸之或其傭有未適者官與之直公聞宣廟西幸時府使李鳴河死事而仍葬界中卽立石識其墓而復其守者西民感悅陞拜義州州當兩國之交財用浩大吏亦多大猾公閱府藏耗金累巨萬遂案籍拘催其貧不能償者寬其限一歲又不能者驛聞以除之旣又賤歛貴出用度自裕焉又度田以均其賦而振援虜人以豪橫者一切繩以法閔公維重廉察其政悉以聞于朝治行爲八路最上下書褒寵而進階嘉善拜黃海道觀察使未幾計聞上臨筵曰此人侍講時見其容貌甚癯久

在邊塞終不生還嗟歎久之賻贈有加令沿路護喪遣官致祭公善事父母終日不離側親疾再割指進血沐浴祝天乞以身代及喪廬于墓雖風雪不輟拜哭喪除日詣祠堂晨謁出入必拜其於繼母尤盡誠敬人不知其非所生也與其弟食同床寢同被暫相離則或至涕懸仲姊早世公尤痛傷之育其女而嫁之縣令公幼孤育于金義州汝叻家而與其胤北渚相公塗相視若同父故公每值金義州忌日則必致祭需北渚相公病且沒公躬親湯劑及其沒哀感如親子弟焉其在州郡愛民如子而信義相孚亦不爲干譽鄰邑疑訟四歸如蝟公片言以折而屈者不怨

或有不履庭相讓而歸者嘗曰人無私則公且明公明則於聽訟乎何有嘆乾日禱雨而輒應修舉學政士皆化服旁邑有志者亦有風聞而至者大亂之後拋棄戎政公密加繕治綽有成緒其深謀遠慮非俗見所及也既而嘆曰如我書生亦佩戎符國將安稅常不爲子孫計曰衆雛墮地各有命矣初至義州州以例其帷帳鋪設皆用綵錦爛然奪目公撤而歸之官曰毋相巖也象胥市井以義爲窟穴前後來者無不爲其所膩而至於公無敢有至門者故州人之歷數近世人必以公爲第一而北使來者亦嘗稱之然公貌弱骨強立朝則正色端言歛蹤息游在外則威

伏權豪不爲翫敵故與世抹掇不得安於朝廷一麾
不復竟以樞歸可勝嘆哉洪相命夏鄭相致和諸公
恤其後甚至尹公文舉與公爲中表兄弟嘗曰某雖
不以學問自名而其實地則無媿於古人論者以爲
知言云公卒在丙午正月廿二日春秋六十一前夫
人朴氏水軍節度由憲女有令儀不嬉笑年四十沒
于甲申與公皆葬于漣川玉溪之先塋男錫範錫文
錫武女適生員宋之沆再娶金燦女生男錫三錫朋
錫泰錫恒曰錫庶側出也內外孫曾男女幾二十人
余識公雖晚而受知甚厚每爲 邦家追惜公不已
今錫範爲來請銘銘曰

姜氏藝學承繼遠世粹詩文聯大卷至于公身就其
實臞不勝衣勇莫奪正笏立朝諛者咍外治抑強小
民悅位埒亞卿非不達而視其蘊是爲屈玉溪之原
族以位刻文墓石垂後嗣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十三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十四

碑

戶曹叅判尹公神道碑

坡平尹氏我東大姓也自高麗大師莘達名公巨卿
相望於族姓書至昭靖公坡平君坤事我 太宗策
佐 命功開號高祖應奎僉正曾祖仁涵刑曹叅判
祖諱弘立典籍是生諱惟健甚有文行遭世亂自廢
沉沒識者至今惜之妣權氏直長級之女公以 萬
曆丁未生焉諱飛卿字冲舉自幼器度異凡兒人以
爲將大尹氏家也早孤受教母夫人劬書自立嘗從
李叅判敏求學仍謁其考芝峰公芝峰愛而教之每

見其課作必稱曰奇才奇才年二十七中司馬入太學爲齋任言語簡重論議明白士友咸推焉爲順陵齋郎未幾謝歸庚寅冬闈大科選入槐院用實錄勞由著作陞博士薦入承政院爲注書例遷成均典籍出爲平安道都事遞入爲兵曹佐郎又出爲全州判官翌年拜司諫院正言親病遞免左遷延曙道察訪蓋坐正言時少眷也入爲持平有勲宰悍妾兇于其家公發論收治之物論快之自是不離兩司間有他除而還入焉嘗應 旨進言上自 君德下至朝廷百執事其是非得失無不極言又請罷各衙門屯田諸宮家折受而於輔養 世子嚴肅宮闈等事尤

拳拳焉其後諸王孫出入無間幾危 宗社人服公先見焉己亥 孝宗大王昇遐 大王大妃服制定爲暮年尹善道陳疏構誣至以 宗統不明羣志未定危亡之禍迫在朝夕恐動 天聽公時在憲職痛其造意陰險乃與同僚議啓竄黜而時議以爲善道誣人以反逆自有反坐之法宜加律處斷公以此論啓雖未蒙 允而物論是之其後一宰臣營護善道謂善道爲 孝宗左袒其意益深於善道臺臣論啓請罪而一二大臣媿媿其間公以執義並斥大臣上特下嚴旨天威震疊賴大臣言得免譴罰後 上語筵臣曰尹某言直予豈不知特以語涉大臣故不

得不爲大臣地耳自是累擬憲職而終靳 天點
孝宗大王祔廟時爲讀祝官例陞通政爲同副承旨
序陞右副爲養乞外得通津縣監時朝廷打量民田
公以爲生民休戚賦役輕重皆係於是躬行巡檢一
任肥瘠以爲高下民甚便之太夫人疾病爲便醫藥
棄歸京第邑民少長遮道垂泣曰奚爲棄我而去略
入銀臺爲承旨竟遭內艱時公年迫不毀而苦塊體
粥一從禮式見者危之服闋周流銀臺諸曹叅議有
權倖以微事搆誣坐罷復叙爲工曹叅議連除慶州
府尹淮陽府使公皆不欲赴以淮陽地僻事簡可爲
吏隱遂赴之旣瓜遞則今 上嗣服之甲寅也賊臣

鑄秉權恣兇曾以善道爲兇悖至是追雪其罪名而
贈以高官又罪前論善道臺諫以公爲首公曰死生
命也適鑄積之黨亦有與公同事者故事得已庚申
羣兇伏法 上與諸勳臣登壇會盟公以坡平公嫡
長與焉仍陞嘉善爲戶曹叅判襲封號公夔屈方伸
而身已病矣遂以其十二月二十九日卒于京第得
年七十四夫人李氏牧隱文靖公之後佐郎九淵之
女公守制時火發倚廬夫人意公未免自投而死於
酷焰事 聞旌閭從葬抱川古谷里負酉之原而異
穴焉有三男一女長明遇通政縣監次明運齋郎季
明遠女適察訪宋基學縣監男鳳儀三女壻金衡壽

高道源宋康錫也叅奉男鳳輝鳳威鳳夔明遠男鳳韶鳳朝一女未行宋基學男宗錫二女適宰相東朴欽公以名家子早揚英譽又內行俱備然嘗澹然自守不喜交遊故常在用舍間至其末年進塗方闢而遽終其年豈非命也然當士禍滔天而廢退畏約及奸黨誅戮而爵位隆顯公之進退卽與世道汗隆公之賢不待誦說而明矣公長於我六箇月而又與爲朱陳之契情義深篤今於神道之銘義不可辭銘曰尹氏於東自古大家派別其流或川或河惟昭靖緒公實承之猶木有榦有茂條枝公初闡科進塗方闢公守其靜不喜馳逐低徊盤礴如懦夫然及登臺閣

辨過懇堅 顯廟之初士禍伊始公不依違其直如矢鯨鯢戢鱗其虐未肆士類劣容羸豕躑躅甲乙之歲羣兇扇慝天地一網桁楊旃棘怒積于公爭修其隙前有刀鋸後有鼎鑊公曰在天坦不隕穫 上聖聰明狐鼠駢磔復公之職陞公之秩襲號稱君爰食舊德公拜曰茲非臣自致逢堯與舜恩榮斯摯庶幾夙夜效老驥心俄然乘化夙志烟沉惟此一丘衣履之藏我銘其隧以示無疆

開城留守李公神道碑

李氏望龍仁者始自高麗大師吉卷 本朝士涓伯持最顯諱蓋忠兵曹正郎生二子啓仁榮仁人擬之

王祥兄弟其長有子士慶官大司諫嘗忤廢母論
娶郡守成希益女生公公生廿五年而大諫公沒服
闋而爲仁祖大王之元年公文藝早成十六發解
居上游二十成進士至是出游大學時聖賢更化
多士雲集凡有論議公言必行焉拔萃爲齋郎金吾
郎入翊衛司自洗馬至翊衛除扶餘縣監闡大科入
爲籌司郎兵曹佐郎拜持平直言忤大臣遞復由持
平移正言自是出入兩司間有他除職名無時不在
而大夫人尚無恙食其祿除安邊府使舊弊如洗新
叙大興上有褒賜丁憂復常孝宗大王以爲掌
令以弼善侍講春宮善於諭教世子冠旣又行

冊禮公皆爲之相其周旋中節庭中皆目之禮成例
陞通政爲兵曹叅知自後周流五曹喉司凡十二年
而顯宗壬子始以久次特陞漢城左尹其間出按
海湖西兩道再按關東或守清風淮陽斲爲判決事
國家自丙丁亂後拋棄軍務海西尤甚公設施有方
不煩而就緒尤力於賑饑凡出於民者一切住催發
軍餉黜貪吏有一守宰對吏事及公一路方翕然稱
頌而公見罷其差遣湖西以有推刷大政令也綜核
翕張咸得其宜又多所施罷至今遵用焉關東時皆
值大侵賑事旣成一路舍恩鼓舞有黃翼成喜遺愛
碑立海岸因名召公臺者在三陟府吏民謀欲爲公

樹石以並美公不可而止是固公謙德而亦豈耻黃
碑之文之自出者耶 魯山墓無守視斧斤或入公
置人以禁之既入以微事遞罷兵曹久後有大臣言
始叙復公前後賑政若出己意而皆由於古如取用
常貢實遵朱子截留綱運如興建土木實從范公墓
民食功此可見公稽古之力也復由左尹官益閑無
所施用歷貳戶刑曹逮主留務于松京以興起儒風
爲先士子相慶其俗逐什一利纖嗇喜訟不得則輒
造謗興訛公律已率物吏民既皆悅服加王氏稍食
俾修其先陵公於扶餘時邊遽卒至國內波盪公獨
治事如舊以至凌陰無闕翌年夏鄰境喪祭者亦皆

賴焉至是忽有寇訛京師亦大震公下令曰有敢變
動者斬府中遂晏然是 顯宗新陟日也於是公曰
年至不退者耻也然 上新卽位一謝 恩命然後
惟吾所志爾遂辭遞還朝凡有除拜皆移告 仁宣
王后總日力疾赴班勢遂革其五月九日竟卒實
崇禎紀元乙卯之歲壽八十而少一公既慨念時事
臨屬續猶問朝家舉措何如也公諱後山字子高自
號雪坡公於聲色紛華視之若浼非賓客事務必靜
坐看書嚴重和厚動止有常人親愛而不敢慢再奉
燕使囊橐無一錢事大夫人誠敬備至及喪致毀於
五十之年雖當盛寒祭祀必澡浴與伯氏逐日相會

國朝有山字官故事公猶未備伯氏以一力助焉爲
官事常出名上人有摘抉隱微以爲能則甚惡之常
愛好人倫頑嚚有化服者疾言遽色不見於倉卒仁
心德意常軫於顛連通籍五十年常在通塞用捨間
人爲公有積薪之歎而公悠然不以介意故自顧而
終無愧色可謂賢矣娶判書金壽賢女金氏族大又
多女婚而皆與公趣味異向公介於其間風采凝峻
竟不挫抑人以是知公之終有所立也金夫人略涉
書史識度過人在家適人所行無不可法公未貴家
甚貧夫人色常怡怡此六親之所常稱者也年十五
歸于公先公没而祔于抱川之山谷里得年七十二

男舜岳宣岳皆蔭仕斗岳進士女長適尹遇丁次適
李夏鎮非一李次適徐文重次適朴銑皆官人而尹
李寂顯孫男世大世會世最長房出女婿進士金潛
士人沈漢章朴慶餘朴弼昌餘幼次房出者一女幼
李房出者世德一女亦幼尹出佐郎致績進士叙績
凝績修撰嘉績景績女適朴泰輿李出溼潛淑女適
承旨睦昌明士人曹夏疇徐出宗普宗魯女適進士
趙大壽曰愷漢邵漢女爲尹家妻者朴出也余於公
受知雖晚與公從子河岳交義甚深因詳公家行久
矣故爲之銘銘曰

天賦之厚又儼而剛行修于家罔有不臧出遊膠庠

聲華孔揚洎登桂籍屢居臺職不饒不挫不沽其直
思效外庸乃懷郡章民懷士訛綱舉維張 上籍其
能畀以藩宣首陽旣莫錦水清漣魯陵之岡樹木團
團時或噬腊遇毒奚憚東西海隅日活萬夫叅佐兵
刑戶禮工部或長隸院京兆是 缺 才優事冗云余不
負舊京巖巖爰受留務觀變玩占時哉卷舒睠我桑
鄉其樂只且暮年壯心如木之逝此志差池翛然委
蛻悽悽深衷續屬無已徇初訖終人莫與疵振振子
姓思顯德美刻文此碑以示無止

全羅監司李公神道碑

牧隱文靖公之十二世有孫曰東稷早從李東岳安

訥學詞詩治博士業年二十九中己卯進士爲齊郎
棄官侍疾母夫人憂吉爲水庫別檢例遷二官歷工
戶二曹郎李公時昉判戶曹亟才公不聽他遷久後
除玉果縣監有惠政以久違定省謝歸由金吾郎復
出監金化縣薄商稅均良田脩學教士治行上聞
顯宗大王有嘉賜始公與妹婿打愚李公翔同遊慎
獨金文敬公門下常期以不負所學故雖吏治其不
俗如此壬寅闡大科旋遭外艱服闋爲兵曹佐郎正
郎佐畿幕兼春秋館記注官入司諫院爲正言者三
有諫臣風陞司憲府掌令遞爲成均館司藝出爲密
陽府使禁骨肉訟者戮橫暴爲民害者二人居三歲

差前向新特陞義州府尹接待夷人收支物貨俱中
機宜 國家自 崇禎丁丑務諱兵戎西鄙尤甚公
鄉置保伍課以肄技又因蒐獮整其部轄以爲緩急
之須坐前事置對 上直其枉旋拜承政院承旨出
牧揚州時議益欲試公於劇未一月移廣州府尹時
值大侵舉國飢死府有椿糴十餘萬斛以軍餉也朝
廷不許糴賑公曰苟緩一日當殺千人未上徑符吏
民皆會倉底直馳到剖鎖所活以萬數籌司移書逼
之民益走死公爭益力終使民無有捐瘠及秋徵捧
民曰微春夏惠恤吾父母妻子皆已溝壑矣遂莫有
後者以微告遞復就理已而復入政院轉至右承旨

由禮曹叅議出按湖南南俗舊尚懷甄公頗加嚴束
焉 列聖厲禁邊山專爲漕兵船儲養也諸官家利
其膏腴恣行火耕公請於朝剗稼種木又懲倭奴嘗
據茂朱侵軼兩湖設赤裳關防削隣境以隸焉復崇
報殉節人以勵忠義皆不苟目前爲久遠本根計也
今 上乙卯還復舊踐公不樂在朝林泉之志已決
至被禁推而惟脫去是幸遂得請暇東歸忽聞 上
候失適遂趨 朝起居公自湖南時已有疾其十二
月二十八日遂不起公和樂平易濟以沉厚不與人
崖異善謔以諧而人亦不敢慢篤於孝友母夫人宿
疾以終世公湯劑必親未嘗少懈有醫人李暹久不

去曰至誠所感自不忍言歸也母夫人臨終思背節物公以不得如古人冬筍爲恨終身不入口考牧使公賢而愛之相對笑語有同友朋相以爲父子間知己人之見之者皆謂和氣可掬以故牧使公鰥居累年絕無愁苦色事庶母以誠推及其兄弟周旋任仕厚於睦婣其在官也戶屢常滿有堂叔孤貧邀致奉養無不畢給人或病其不節則曰不過腴削私俸爾范文正可師也外氏乏祀母夫人嘗築室以祭之公行朱子告宋公說其爲後者感而不替焉當官務從便宜事集而良不勞故去後常有追頌之碑蓋自釋褐以來循序平進立朝三十年無甚毀譽爲世完人

可謂賢矣權石洲韉之子伉相與爲石友死後後事寥落公脩刊其父子吟咏以永其傳舊要之道亦可謂厚矣上之初服士禍已作公長子在言地公作書勉之曰無效寒蟬禍福命也逮其還朝新貴交馳儕流無在者乃歎曰吾官非臺諫職非大臣雖不敢出位爭論顧何忍與匪人交臂仰其鼻息哉卽治第於清州之墓下以爲終焉計而竟未遂焉然士大夫知其志者尚焉公韓山人字舜弼考諱聖淵余嘗銘其壙內外世系具焉前夫人朴氏判書忠元曾孫贈叅議安行女牧使公嘗曰吾家佳婦生男秀彥登第曾爲持平女適叅奉尹譚次府尹趙聖輔次士人

李世敬後夫人趙氏視同己出此亦驗公之教行於家也趙氏考監察昌門男秀儁秀實秀林第三日秀韓及一女夫曰秀葉秀枝側出也孫男女皆幼余早游公父子間契誼甚篤又以同門之故臭味尤同矣公將赴湖南訪余於山中見謂居官欲厚於宗族則官事弱不欲其弱則或有乾餼之怨惟律己自克則弱與怨皆不爲吾病余以爲公真得其要矣雖仁者無以他贈矣今持平兄弟以幽堂之刻見託噫九原不可作矣何忍以禍釁辭雖三族之露都下之歷有不暇顧矣銘曰

韓山之李於東方曾是崔廬王謝其後有隆有替亦有賢愚異者惟公一派以德善各有怡愉堂墳棟簷楹惟牧使公不天孤惇移孝諸父其行孔成公承厥緒始于家庭其愛雖深其色亦翼推之宗族無時怨讟莅郡郡理處藩藩肅喉司臺職隨罔瑕謫旣倦其游心有不樂臺烏池鳳我心其惻我田可耕我泉可濯庶幾百年專我丘壑鬱鬱松楸嗟以柩歸從先人葬魂鬼相依作銘示後戒或罔違

吏曹叅判李公神道碑

牧隱李先生季子曰良景公種善世仍貴顯六世而至懿簡公增爲士流所推是生佐郎諱慶流殉節于倭亂 宣祖大王贈職旌罔是生府使諱穉三世皆

以文譜進府使娶觀察使林愔女生公於 萬曆壬子氣貌異常仙源金先生尚容以宗伯課試諸童蒙賞公於羣萃中曰可妻也遂以其胤叅判光炫女歸之己卯選上舍戊子擢庭試第一名例授典籍公自少以度量見稱至是見者皆以爲廊廟器歷禮曹佐郎司諫院正言兼春秋館記事官司憲府持平兵曹正郎遭承重喪喪除由舊踐入玉堂爲修撰時 孝宗大王勤御經筵公每入侍議論傳聖訓敷奏明暢同輩莫不稱善兼史局郎與修 仁祖實錄以獻納復除兵曹郎兼帶三字銜爲養出爲恩山縣監以校理 召未還朝而坐微旨編配泰安甲午叙復爲吏

曹郎辭不就遞復拜兼侍講院司書坐事罷丙申復入玉堂疏論金弘郁之寃死俞棨之賢不可廢大司諫俞撤言事獲罪公極力伸救復以吏曹佐郎陞正郎廉察慶尚道復 命時方改修 宣廟實錄公與焉俄遷應教歷司諫掌樂正輔德舍人執義嘗上疏論 上躬闕失公主下嫁有職事用是陞通政階承旨禮曹叅議大司成皆其所踐時 上方作興人才故公屢承師儒之 命令 上嗣位以大司諫首陳初服之戒遞爲兵曹叅議承旨嘗外補洪州牧朝廷惜其去留之內職如舊然公卒以親老出爲仁川府使未幾入爲吏曹叅議又出爲水原府使甲辰特拜

京畿監司數月被人搆陷遂對吏辨理卒無事實然以微文遞職自是絕意仕宦亟賣京宅卜築於東郊之廣津既叙復七官皆辭不就丙午因冬雷有大臣言上下書特召黽勉入謝即歸上爲世子別設輔養官當用第一流充之大臣以公應選上仍以爲副賓客遂有京兆秋曹之命皆辭獲免而惟東官官不許遞母夫人卒己酉服闋自後益無當世意一辭除命同春宋公浚吉嘗赴召白上曰李某有學識操守非尋常人上亦慰寵甚至拜吏曹叅判別職以優而亦不就其後雖暫就亦亟歸辛亥大饑民死者無數公辭大憲監賑于漢城府先是

公爲上言保活民生之策語極惻怛上嘉納公夙夜勤勞人死則若己納之溝也且待賑畢而即歸也乃以其四月十日以疾卒上遣官吊祭致賻墓在廣州樊川里先兆公自通籍以來遭被兩朝眷遇憂國愍俗盡其誠心雖不爲激切峭峻之說而思深慮遠其於可久可大之道必三致意焉好賢樂善尤出悃幅故士友之賢者無不樂與同事可謂一代之名臣矣最其居家行誼多有可觀者而其務悅親意無所違貳者人所難及也推而奉先恤孤御下接人無不淳備蓋公自幼有志於儒學章句華藻之外知有用心處故其在家在邦得其道理如此云晚而

名位漸隆上下之期待亦重矣不意橫被災蹇險道
難盡則勇退丘園其介如石末年之暫留京輦蓋欲
哺飢活死以盡同胞之義則其心蓋仁矣而未及畢
展遽以柩歸豈非命也哉惟其遺教於子弟者有曰
士當先識見後才藝又曰有不忍一朝之忿而禍及
其身者甚可怕也此雖古訓而必有泯然會於心者
故深有所警省如此斯其實得之一端也歟公諱廷
夔字一卿晚歲賦歸因自號歸川有月坡漫錄順外
編藏于家男長澹叅奉仲季泮沆皆有文行進士尹
楷察訪尹攀士人徐文濟生員金萬吉士人徐宗普
其五女婿也內外孫摠若干余與公交好甚篤嘗論

時弊而曰 國家行大同法其田賦則均矣又須人
出一布以紓良民之偏苦然後可致民和矣然必須
先立紀綱然後此法可行而紀綱之立必自 上心
無私而始公之論治可謂得其要矣銘曰

寬緩而有制簡率而好禮於是乎君子矣事君而無
疑行交友而信能孚斯蓋有諸己矣讀書而必求理
致不專於章句訓誥是爲吾儒者事是故簡在 聖
心擢置東宮之官罔良輸十朋之專美履險而退守
東岡固窮而不變素履皆可書於冊書誰以諗於太
史我銘斯石以告無止

禮曹叅判鄭公神道碑

國朝公卿能謹守先法而其功名事業久益不損者
惟文翼公鄭相家爲然公文翼公之聞孫林塘相公
之曾孫蓬萊相公之孫判書 贈領議政廣成之子
今領議政太和左議政致和之弟曰盛矣哉嗚呼使
公天假之年則其亦不止於是矣公聰明穎悟十七
赴庭試清陰金文正公月沙李文忠公見其所製深
加獎歎以爲其進不可量旣入格 仁祖命賜書冊
俄中司馬處賢關不激不隨惟正是守丙子虜變判
書公奉議政公顛沛海曲議政公病不起公特年二
十三賊騎近逼勢甚倉皇公奔走拮据終事咸悅後
三年隨判書公任所閉戶讀書不以喪亂自惰判書

公解官歸田野公漁獵以爲養己丑丁內艱與伯仲
氏替守墳庵日上冢扳號雖風雨不廢喪除補官不
就壬辰十月擢文科時伯氏爲首相仲氏爲圻伯
上爲父兄下教稱慶一時榮之選隸承文院時判書
公老于郊外常歸侍以侍講院說書 召旋被史薦
以親嫌不果拜陞司書屢拜騎省郎入司諫院爲正
言爲養爲振威縣令煦濡撫摩凋瘵復蘇旣歸縣人
立石頌之甲午復憂吉授弘文館修撰每以輔導
君德爲務 命試武藝于江都還拜校理 筵席以
信讒爲戒曰君德不明而後讒人入 上然之守令
之以事至京者公請延訪良隱移司諫院獻納淫虹

見公以校理同僚席請 上益加兢畏諫官閔維重
申濡等以微事被譴上劄爭之又論赴北行人不能
檢下被北使查責請奪其賞資復以災異請 上立
聖志懋聖學開言路 上答曰劄辭無非嘉言至論
而所謂萬事皆本於心者尤豈非切近者乎拜吏曹
郎進退通塞一循公議自是屢遞復入間爲三司及
侍講官兼守禦使從事嘗以 命往嶺外廉問察舉
各得其宜 孝宗大王昇遐以寺正錄 廠衛勞陞
通政先是公在應教執義能盡送往事居之道今
上庚子擢授黃海監司判書公嘗按是道有寄惠公
率德流化時諱兵已久暇日引軍校試閱而諭以親

上死長之義無不激動至有暗涕者諸主家設庄病
民前後按節者無敢齟齬或乃媚承公亟申該曹革
去之瓜滿以同副承旨 召入違覆堅懇屢拜至左
承旨大旱當理冤公非該掌而 上特命叅決頃之
出按嶺南務以風教爲先子載海請由省侍不幸鞏
輔以歸公悲哀成疾遞歸除兵禮曹叅議判決事皆
辭後以承旨禱雨有應有廐馬 恩甲辰由兵曹叅
議爲湖南觀察使致治一唯三尺豪右始不悅及其
政成舉皆稱頌入爲大司諫翌年丙午元正上數千
言大要以聖學爲本又入侍申其說 上嘉納焉旣
遞隸疏決廳閱實罪囚常傳輕議復爲大司諫大臣

以刑獄之重仍使兼察三月 上奉 慈殿幸溫泉
上於道上觀兵 慈衛頓後移晷公陳其未安又溫
民土田多被蹂躪請換給公田又請本道民瘼使道
臣面陳皆從之夏西臬當改相臣洪命夏言曰鄭某
可使僚相許積之意亦然矣公遂以大司諫超授之
陞辭曰 賜對諮議西事日晏乃罷公伯仲氏皆有
遺愛于本道軍民聞公至關道歡迎曰真鄭氏家子
弟也公爲治視湖嶺有加要以約己裕民其軍政用
管氏遺法其事不煩而整我國舌人每當北使往來
憇患其間使之嚇喝要索公防束甚嚴舊習頓除歲
饑捐俸設賑他路流民得活者亦數千常以蹄收尾

洩爲戒故薄入而府庫充物以兵曹叅判還朝西路
曾有生祠以享李梧里元翼數公至是睨以公像移
大司諫同僚方論西臬近膩公辭職以爲臣與某有
交承之分嫌於可否遞貳本兵復由大司諫遷貳宗
伯時公省墓于果川已示憊己酉履端力疾薦享疾
仍加忽感慨晨興誦出師表一遍扶詣廟前拜伏悲
咽若永辭者然竟以十九日終于會賢坊之寓舍公
諱萬和字一運公旣稟受不羣又孺染家庭人未見
有鄙悖暴慢之習雖生長大家而滌髓甘旨必躬竭
其力及至立揚以不逮母夫人爲至恨每誦孝有不
及之訓必流涕與伯仲氏比屋以居必早起束帶就

省伯仲氏日以爲常喜看自警編至范堯夫麥舟事以示子弟歎曰何古今之有異耶當官赴衙必先諸僚其在藩維必朝服視事每望宸祝釐必齋戒沐浴盡其誠敬議讞獄囚常求生道不得則必終日不樂其擇褊裨必求士夫子支曰此顧惜身名非如市井輩見利必趨也公記性絕人看書能數行俱下承旨時進御文字極其繁絮而一經目輒瞭然以至字畫之微必審其誤蓋公盡其忠勤以圖報效人亦以袁氏五公期之而公於戊申秋忽臨鏡而自歎其衰豈不佳之徵已有先見者耶嗚呼惜哉夫人沈氏其考器周嘗有靖社勲族夷時仁祖大王察其無罪

男長卽載海文科官止佐郎次載漢女適叅奉李泳次進士黃爾明次李命相佐郎生是先復先女幼余嘗濫膺徵命與公爲僚公憐余愚騃指導甚勤余見公操筆銓席初不爲刻核已甚之言而亦未嘗訛敲仰俯每當懿親注擬必堅執不可不得則不已余嘗誦程子子弟磨勘說公曰今日與程子時又遠矣余每歎以爲此亦保全門戶之一端也雖鄭氏家法其來有自而亦豈公刻骨於燎毛之戒也哉銘曰鄭籍東萊累卿累公大哉文翼衆賢之宗扶陽抑陰以壽斯文天乃錫類以及仍聞公生而異爰致自己劬書謹行始如寒士及其通籍愈以謙鳴愈謙愈揚

士友俱傾匪公所喜哉翅風矯公曰周逃惟思我造
惟外惟內無宵無蚤 主知方深遽以病告惟勤其
始以保其終惟持其約以有其豐休聲顯問罔忝其
世盖曰有貽善哉其繼喬木繁枝國人其依九原難
作吾誰與歸惟爾後承益競風猷惟千萬年與國咸
休

平安監司李公神道碑

崇禎四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嘉善大夫平安道觀察
使兼平壤府尹李公泰淵字靜叔卒于任所時度支
難其人而言無踰於李某者朝議咸以爲然佇待公
秩滿還朝也計聞無不驚愕咄嗟曰天不遺此人不

能奮庸而熙載也 上命沿路護其喪二子亨稷萬
稷歸葬于公州榆谷里其先考金吾公諱德泗墓下
上又命賜祭致賻隱卒之典備矣公之先起自韓山
麗末稼亭牧隱麟齋有大名其後連世輝赫曾祖洎
祖濤以公貴皆有 贈職金吾公娶副護軍朴廷老
女 萬曆乙卯生公資稟絕異人以爲神童十四遊
京師聲名大振鶴谷洪公谿谷張公見而異之謂金
吾公曰爲君賀有子年二十一成進士遊太學儕流
遲其至未幾丁外憂奉母夫人讀書益勤 崇禎壬
午庭試及第隸槐院選爲翰林既而低徊卽署除司
書正言姜獄時爲持平忤 旨遞爲養爲茂長縣監

以事當罷邑人上言請借不得則樹石以頌其德既
叙由兵曹正郎出監公山公本大州牧而降爲縣物
衆事夥居無幾治效大著 孝宗大王卽位因御史
褒啓 寵賜甚厚然時議猶稱屈語聞 上曰予知
李某是經幄才第以數百里生民爲念爾後竟以修
撰 召邑人不忍捨大臣故啓留之公遷改金吾公
墓於境內置墓戶墓田於法當避 上又特命勿遞
既五年入爲校理製進喜雨詩有賞賜劄論掖庭使
令不宜有加 上令放出而公亦因是罷免叙爲直
講兵曹正郎又斥爲唐津縣監蓋在玉堂時公謂同
僚有阿諛意蓋將有不靖之端朝議欲鎮定而兩出

之也尋復舊踐樂靜趙公錫胤以公正不遇公嘗於
榻前理之 上以爲護黨亟下吏筵臣伸救者亦被
譴久後蒙放李公時昉管南漢事辟爲從事悉以戎
政委焉士卒亦樂爲之用朝廷議欲仍授留務銓曹
亦且薦以爲郎皆未果復以兵郎歷司藝弼善輔德
舍人司諫應教寺正遂陞擢爲水原府使府實圻輔
大都會兵馬至七千公殫竭心誠軍民胥悅移拜忠
清監司時湖西歲饑故簡授之公自水原時 上特
加倚重凡有申請無不允從故賑事克就無何以事
罷 顯宗初服同春宋公浚言白 上曰李某清謹
有才局久廢可惜遂特叙爲廣州府尹公自爲守禦

從事備諸形便至是所以施設翕張動中機宜物情安樂關防壯固褒有錫命移拜全羅監司時賑政方急公區處有方一路皆免捐瘠先是操卒數千舟覆皆死公以爲水旱之災亦由幽寃請下香祝祭於南洋將事之時哭聲殷海大雨滂沱聽位者無不震竦窮荒絕域一皆親歷又到處課試士子施以差賞又令修堰儲水以備燠乾頌聲方興而忽有章劾未幾爲兵曹叅知叅議及爲承旨則慨然以時事因循爲歎上疏請改絃易轍奮發振作奉使龍灣大夫人適飲藥旣復 命亟上疏乞休官專養 上不許而只使免遠外差遣因下該曹曰昨見李某疏章辭意懇

惻其優給其母衣食食物大夫人下庭跪受因祝天保一時歆艷皆曰幸哉其有是子也未幾丁憂沒喪卽拜慶尚監司公歎曰朱子於己丑九月丁憂辛卯十二月被命其過免喪已徙一月猶以哀未忘請辭今我以禫月從事獨何心哉遂上疏曰臣嚴父早逝頓無世念勉強希祿徒以母在今則禍罰涖臻纔及免喪遽於此時張旃擁節以榮其身情旣不忍義亦難安乞加矜憐少緩驅使 上慰諭不許公終不欲就聞朝議甚謹遂不敢再辭公素知嶺俗豪悍旣至杖殺其尤者數輩自是肅然歛戢蓋將根究利病大加剗革以爲久遠計旣遞歎曰使我復加一年嶺民

其庶幾乎道拜刑曹叅議移承旨時閔公維重自全
羅監司歸言歷考前政清慎無如李某爲大司諫請
減飢民租稅有近屬宗班雉兔郊畿驚擾村巷啓請
禁之仍爲挈令又因變異上疏曰 殿下臨御十年
求言之教屢下而因循架漏振作無期 殿下之應
天其可謂有實乎危言讜論或有其人而詭詭聲色
拒人千里求賢愛士屢形 德音而任用之誠不承
權輿刑獄疑讞自有輕重則何必屢行疏決以開俸
門乎避殿減膳徒歸文具則豈足感格上天回沴爲
祥乎臣愚以爲不必更求直言只當裒聚近日疏章
延訪羣臣逐条商確取其可行者行之 聖躬亦宜

猛加澄省朝乾夕惕務盡誠實則其於應天之實不
無少補矣先是公劄陳五事 上皆賜褒答有李擢
者名家子公從兄弘淵金公萬基曾在諫院以多醜
悖論削其薦章至是又怒於其叔母書絕悖慢公又
論列其狀 上取其書親覽命刑訊遠配物論快之
移吏曹叅議平安道缺監司諸公爭薦公遂進嘉善
階以拜關西自亂後凡百鹵莽戎事尤甚公於 陛
辭日面請其密勿變通 上許焉公以爲聲先實聞
召禍尤速旣至陰用管仲內政數行校獵坐作進退
漸循律伍公又惟曰 本朝鄙夷西民西民因亦自
畫不有以作興振發是棄西民也具以上聞 上甚

善之卽遣重臣鄭公知和別設大科得文臣四人武
士四百人自是西土大悅皆思效死褒尚節孝啓聞
旌異創立高句麗乙支文德祠以新其耳目又崔公
春命洪公命者有廟無額皆上聞而蒙 許前政爲牟
利人所誤餉穀負欠者數萬斛臺臣以爲言公方便
補足而亦未嘗對人言人不能知也公在西凡期月
而綽有功緒公亦自喜方將益行罷置卒究才力而
竟以樞歸西民攀號填咽以至三南之人亦闌道迎
哭公聰悟絕倫能言而已曉文字又出語必驚人故
見者無不灑然心服或比之孔北海稍長酷好書史
過眼輒成誦爲文操筆立書若不經意而不失規度

及其通籍長於吏事公山時戶不下二萬餘公一見
其人並其里居年歲輒不忘西南四務朱墨委積左
酬右應談笑判決簾閣常整暇少時金吾公課書甚
勤日望立揚公旣貴特深不暨之慟事母夫人其色
油油非客至未嘗去側雄州大藩榮養備至末又承
天寵錫光耀溢世可謂能子矣臺閣時遇事敢言嘗
於 榻前 天怒震發諸臣股戰而公亦畢其說少
嘗卞急晚濟以寬和與人惻怛如傷故無戚疎大小
無不親愛嘗感異夢菴無徵先墓於數百年之後此
亦世所稀有者也公所至以培養人才爲先下至吏
胥無不勸課故成效卓殊事神之儀亦致誠敬故水

早疾疫禱輒有應 朝廷方待以樞要而天嗇遐齡
遠近老少無不痛惜至其嘗被眷恤者則如喪所生
夫人柳氏高麗大丞車達之後觀察使景緝之女婦
道甚備持家御下咸得其宜常曰人家不睦常由婦
人吾嘗小心訥言至老不懈故得全其家云亨稷蔭
仕嘗爲秋曹郎能舐敵權凶歛退不出士友稱之三
女其所歸李東耆李文碩鄭重朝也秋曹男秀蕃余
爲公妹壻公呼余爲兄情義相孚白首不渝今於墓
文之述涕不勝枚也蓋嘗摠而論之曰公聰銳敏妙
似劉穆之四用吏事優暇似歐六一加一開封其虛
位以待奄忽以沒遠近嗟悼似王大原也銘曰

天授公才克生 王國凌高趨遠志氣橫逸爰自弱
齡聲華秀發暨乎通籍翺翔禁密棘棘不阿塗枳行
躡出試民社歡謠穉耄雄州大藩綱維張磔及奠箕
都益奮才力士誦詩書武夫破的愚氓情卒順頑勇
勸虧完破補崇墉屹屹隱然有特有蔚其勩於樂同
江有魚有鼈維其人士連手嬉噓人歎久淹外庸將
訖公則委蛻遠邇悼惜噫公才猷十不展一始天生
才際此屯棘若將大受胡奪之亟我作銘辭寄哀無
極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十四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十五

碑

全羅監司趙公神道碑

趙氏望楊州者始自高麗判院事岑歷二世而至末
生大鳴本朝太宗朝官至領中樞院事又歷三世
有諱無疆尚主成宗朝封漢川尉是生公之高祖
連孫贈吏曹判書其繼子擘贈贊成是生公之
祖知敦寧昭敏公存性公之考曰判書贈領議政
忠靖公諱啓遠妣申氏象村文貞公欽之女公諱龜
錫字禹瑞自幼能知唯父母命嘗跪讀移晷而泣長
老問之則曰父命而疼痛故泣爾稍長父母或有不

悅而見公愉色以進則輒和其顏色故稱公之行者必以孝爲先焉嘗從鄭畸翁弘溟學十三歲製對策儼然春容大篇也先達見之驚異清陰先生累加稱賞期許甚重焉二十一魁發解仍高中生員試時有竊公之文而高等者公終身不言 孝廟陞儲位入學中外章甫咸集環橋殆不可數獨推公爲將命以行禮一時榮之爲齋郎三十四庭試及第選入槐院歷說書爲藝文館檢閱與修 仁廟實錄序遷典籍移兵曹郎拜司諫院正言司憲府持平入玉堂爲修撰校理侍講 經筵 上稱善有大用意自是遞復拜或爲司諫院獻納母夫人疾甚辭遞憂吉復舊踐

受 命廉察海西還帶三字銜薦爲吏曹佐郎正郎由議政府檢詳舍人爲司憲府執義實 顯宗元年也疏陳修德行政十一條譏切宗戚時論許之出爲揚州牧使用 孝廟實錄勞陞通政楊實股肱郡凋弊七十餘年公修舉廢墜事集民蘇遞未幾陞拜全羅監司益殫才猷巨細整頓暇日勸課士學蔚有富教之績坐事罷歸公自喪母夫人已有疾及是杜門靜養無意於世矣適築書室於東門外鄰有人犯松禁有司誤認爲公遂廷尉問公對簿不辨就配蒙宥卒於京第實 崇禎乙巳三月廿一日也得年五十一公少有公輔望遠屈遠圖士友無不歎惜訃聞

命復官職賻祭如儀公外沉毅而內實仁厚以孝推去家行克備弟禧錫卒於槐山任所議政公愍公疾不欲往蒞其喪公固請自往盡其誠慎又核處官物曰無使亡弟受累也其孤及伯氏掌令公有諸子公哀其無恃誨飭甚至弟判書公師錫居第未成公將有營繕輒移而與之又篤於舊要不以炎涼而小替也當官莅職務盡誠實既不骫骳又惡矯激崇賢好義與物無猜是公平生所存也嘗見將然而盡言觸諱且遇腊毒而不悔進塗見枳識者嘗爲之慨歎焉墓在揚州治東金村巽向之原二夫人附左右而稍下焉合爲一墳前夫人尹氏故領議政斗壽之玄孫

司評垺之女後夫人宗姓密山君濼之女咸有婦德尹氏嘗避亂而行猝有急警不爲動手握所佩刀以俟之其所守如此育一女適府使李喜澤李夫人聰悟絕人於書聞輒成誦旣行六親皆稱其敬謹儉素公釐藩益自抑畏最防賄徑公之善始令終內助實多焉男泰東叅奉泰崇早夭二女婿叅奉閔鎮夏承旨沈壽亮也內外孫若干余於議政公受知不淺仍與公兄弟善而公最相視終不怠嘗謂曰余因家親肇錫自號藏六余益知公不樂進取不喜挾一也嘗與李公端相幼能相先後警余不審幾微曰其兆已睽矣後七八年而其事乃驗二公可謂辨之早辨而

亦可謂爲人謀忠者歟余既銘議政公及公季弟汝
吉墓矣今叅奉繼來有請余曰銘不須贅也公同氣
判書公記公孝甚悉而叔舅申東江翊全亦以爲然
聖人所謂人不間者其謂是歟叅奉曰雖然必爲之
遂序而銘之銘曰

公之始卒多可記者最其孝德實實無情推之孔懷
移以事君如水有源如木有根其流必達其枝必蕃
嘗登講筵 聖主知公其用未效遽泣湖弓 嗣聖
之初益盡其忠瀝血進言條貫橫從翱翔禁密出試
外庸畿輔藩維惠及疲癯功叙方興玉樹俄催凡在
善類孰不悲哀蓋公在家本既立矣胡不百年以從

王事以公以卿疇以離祉唯命不融唯孝不匱奉訣
之書行路酸鼻我撮其槩以揭阡隧

同知李公神道碑

全義李氏肇自高麗太師棹奕世蟬聯蔚然爲東方
大姓至我 宣廟朝有諱濟臣號清江以清名直道
文學才略大爲一世之重又多賢子孫故益爲人所
推人有不知清江公者咸以爲耻清江公有子曰耆
俊官正字是生諱重基官縣令早負公輔望公其第
一子也諱行健字士以母豐川任氏公生而儁異申
文貞公欽見之未嘗不稱賞十五六歲時始知讀書
輒淹貫經史二十五中司馬時賊臣屢起大獄以除

去士類正字公孽弟耕俊望罹而死闔門株累縣令
公奉母夫人流落鄉土公常漁獵以爲養不憚勞苦
天啓癸亥 仁祖大王改玉坐廢者次第收用時縣
令公時望甚隆而力求外得新溪縣未幾沒於官公
時爲司圃署別提與弟議政公行遠扶輿歸葬因廬
墓側克盡情文又居王母承重服既登文第直拜禮
曹郎俄遷兵曹佐郎陞正郎入司諫院爲正言有貴
戚上書言 穆陵有水患及溝而不驗臺論以爲誣
罔 先王陵寢不道請置法公知其情有可恕者頗
持平便之議物論譁然非公遂遞諫職由司藝出爲
開城府經歷李忠定公貴掌銓卽復通清望 上亦

知公無他遂以持平召還歷諸司爲掌令公以前言
猶未已且爲便養求爲仁川府使以治最 賜品服
以獎之大夫入南漢城差督戰御史冒犯風雪備嘗艱
危寇退以扈 聖勞陞通政入承政院自同副轉至
左承旨或爲工曹叅議以嘗差 王妃册禮時掌禮
陞嘉善爲永興府使蓋公常在用捨間而公亦久無
當世意矣在永罹水土疾昇歸京裏公爲政以廉白
惠愛服吏民心吏民追思頌之嘗就清風郡守蓋取
山水清幽便於養病也亦不久而歸甲午八月十一
日以同知中樞府事終焉公善事親定省之禮終始

無怠財貨無所私俸祿之入必恣大夫人所處婦氏
家財饒凡其所歸雖有名輒辭不取其清峻豪舉蓋
清江公家法也觀此數事餘可知也公有昭武原從
功 贈吏曹判書墓在楊根先兆負乙之原前夫人
全州李氏後聘青松大姓沈大厚女生二子夫人有
女士風侍公疾始卒不懈奉祭教子皆有法度長子
萬雄清操雅望甚爲士類所推官止觀察使次學生
萬鍾早夭側出二女爲權諄鄭時弼妻一爲羅斗天
妾觀察男徵明徵夏四女婿沈權李世熙鄭世震韓
世良也學生男徵善徵獻公之赴清風也歷辭清陰
文正公於楊州之陶山余偶坐竊觀公身貌頎然言

語纚纚文正公與人言未嘗欬洽及對公甚從容道
語今公諸孫以玄石朴和叔所撰幽誌來示余請爲
神道之銘和叔卽公中表也謹據其文而略序如右
銘曰

全城之李始于大師大師於麗功莫與夷後承遙遙
不墜餘規至于清江益大以祈縣令繩武國噐是期
俱闕公輔理有難知公在童年實稱家兒旣長而騫
以裘以箕適丁不辰行塗坎巖 聖主龍飛管蒯罔
遺矧公大家左右咸宜亟試于初公不辭卑迨決大
科人謂其遲颺歷臺署矢以不欺不與人同以招羣
非雲衢方啓遂成逶迤事有源委 天鑑曲垂旣屈

復伸不殄于訾飛不盡翰衰老及之誰之不如而至
於斯公有不食神昇白眉峻望如玉亦不大施孝孫
振振思美其爲我撮其略篆此銘詞

右議政李公神道碑

李氏望全義者皆本於高麗大師棹 本朝孝靖公
諱貞幹有百歲母以善事聞 世宗大王優賜以寵
之六世而至清江公諱濟臣文章節行大鳴 宣祖
世是公曾祖子正字諱耆俊無年不顯孫縣令諱重
基早負公輔望終於下僚識者恨之典簿任公稽妻
以女而生公六歲而有東征 天將竒愛之甚日與
提携曰必大貴也縣令公教公必舉蜀先帝語曰勿

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十九中進士廿六
擢謁聖及第先是孽臣愆患昏主屢起大獄株累公
家縣令公自廢于鄉里公與伯氏行健漁獵以爲養
旣通籍雖姦黨堵立猶分隸槐院盖以公人地不敢
捨也由正字平至博士攝職堂后 天啓癸亥三月
十三日倉卒聞軍聲手弓乘高盖將爲所事致死也
黎明知 聖上反正卽詣御前謁 上上亟命公剖
鎖放獄囚時書役繁夥公敏速如神自是教諭諸文
盡以屬之公俄頃掃盡累十紙不錯一字一時稱以
飛書薦入藝文館爲翰林間卽真于堂后遂拜玉堂
南床時賢俊盈庭論議一新而公首居極選一時榮

之大旱 上親禱公同諸僚上劄請勿以已禱而遂弛敬畏之心益篤對越之誠 反正時孽臣朴承宗棄廢主走死正言洪鎬請加褒崇 上特罷鎬公又與館僚劄論以爲承宗卽致亂之臣死不償罪况不死於殿陛間豈合褒崇然鎬以愚暗妄論只當不用其言何必罪之以防言路鎬由是得不罷李适反縣令公任所在賊路公上疏乞與父從軍討賊 上許之旣至則監司林公惛辟以自從未幾縣令公沒服闋歷修撰校理正言獻納入吏曹爲郎俄遷玉堂上欲崇奉私廟公與浦渚趙公翼潛谷金公堵力辨其非禮以御史廉察海西倭使玄方至京有所恐喝

公以擯使責斥之又緩辭以諭之倭使愧伏陞執義應教時李公景魯李公尚質因事忤 旨公伸救甚至 上尊奉私親復將以陞祔 太廟又將奏請天朝公連上劄力爭略曰私親旣入 廟則 列聖又當以次祧遷不惟所處顛倒 神道亦恐未安上震怒目以縱恣特命拿鞫又命遠竄皆以大臣言而止然 上意久未解以擬公清選特罷銓曹諸官仁穆大妃薨公以董事勞陞資爲承旨遞復拜了大夫人憂服闋復舊官丙子虜變蒼黃隨 駕 上顧命內官給馬代步城圍急亂兵直逼 行宮請出前日斥和臣以與虜公拔劍叱退曰雖當危急之際汝等

何敢乃爾市南俞公榮在傍目其事服公義勇極加
歎服焉亂已用扈從勞陞嘉善歷長諫院國子清陰
桐溪二公先以斥和忤時議賊臣李焯等必欲重究
公以大憲逐節辨其誣 上頗知焯等之奸而公亦
見遞已而為京畿監司復長諫院以副賓客從 世
子于藩館虜又以清陰北去禍將不測公痛惋憤鬱
至廢寢食虜亦服公曰李賓客善人也自藩歸歷十
一官復為大司憲爭論姜獄屢 啓不允最後 上
於榻前引見大臣以下特召公使前列數姜罪公既
退遂與諸公相議停論以吏曹叅判陞判書移判兵
曹丁亥陞拜右議政戊子承 命赴燕公時已寢疾

而不敢辭上道甚劇 上聞大驚極擇太醫赴救之
則已不及矣臨沒謂義州府官曰受 君命未復是
吾恨也 上聞訃震悼又曰惜哉喪予良弼也公諱
行遠字士致號西華公長身秀骨美鬚豐頰氣象豪
爽俊偉平居和易坦率內實簡重篤於孝友事大夫
人盡其誠友弟妹極其愛嘗以 命接伴 王人時
大夫人屬疾王人恠公色不容問而知之曰我亦有
老母聞公言我心感然遂許遄歸當官任職一以清
慎為主遭遇盛際進塗大闢首尾三十年田園第宅
臧獲蓋藏無一有加於舊蓋清江公家法然也亂後
屋廢或勸其營構公曰艱虞未定何以家為時蓋

春宮危於質館 國家羞耻未雪故其言如此東淮
申公翊聖歸材與瓦爲作數間屋人兩美之公不喜
與人追逐每公退杜門大臥瓦枕草薦蕭然若寒士
客至置酒相歡談笑永夕言者以爲有王謝之風公
少時嘗夢中有詩曰老來辭將相歸去臥林泉及拜
相常有休退之意而未及焉公蓋於其夢得其半而
失其半矣公先娶羅州朴氏南郭東說之女舉一女
適縣令李觀夏後娶縣監韓師德女生二男三女男
長萬最奉事次萬有學生女長適副提學李端相次
適監司柳尚運次適宗室朗原君侃奉事男徵舟徵
楫徵海女適崔應望鄭棻季未行學生出後公從弟

叅議行遇一男曰徵龍二女適朴正陽柳壽益縣令
男掌令善源主簿善淵持平善溥二女適柳以升金
一允副提學男喜朝賀朝四女婿李津金昌協閔鎮
厚宋徵五季幼監司男鳳瑞鳳輝鳳徵二幼女適李
世最一幼朗原男溍濬溥深皆有位號二幼余以蓬
茅賤士未嘗覲公顏面今見李君所撰行狀則舉其
王父白洲公稱公之言曰士致閑居燕處解衣盤礴
皚視一世達觀千古自有天際之想及其垂紳搢笏
出入論思使百僚畏憚至其文思筆妙皆歛而不見
不欲與世爭名此豈今世人之所及也觀此亦可以
知公之大略矣公没于 崇禎戊子四月十六日得

年五十七葬于楊根水南里卽先兆云銘曰
全城之李顯自麗初 本朝孝靖行義卓秀至于清
江厥聲大振子姓繁昌前則是順惟縣令公望隆位
細歸成後人克昌厥世公生而異竦動 王人場屋
得雋秀出羣倫 聖祖中興接武賢俊鑿坡鳳池平
步以進所在盡誠以贊 興運閭閻譽譽厥庸以奮
年除歲遷遂登黃扉無黨無讐世莫我疵休休有容
庶曰利哉善人無福雜夢告災迯矣龍灣公館三復
其庸未訖慟纏 宸極蒸蒸孝孫思顯厥懿宅相述
行罔有溢美我作銘辭論于無止

黃海監司李公神道碑

國家患倭奴憑陵疑喝顯以要素爲事 孝宗大王
教曰豈可終於善弱受侮以啓戎心宜有以震驚挫
抑以伸國威也會當選遣東萊府使該司所薦不當
上心特命改薦 崇禎己亥春以弘文館應教李公
萬雄陞秩超拜 陛辭日 賜對面諭公至任未幾
孝廟禮陟倭人互市者復踵前習有所徵求公嚴辭
以斥之倭人故欲生亂露刃出館入據釜山鎮仍四
出奪掠公請於 朝欲移書島主責其違約 朝廷
不許公又力請以爲我國失於過慮一不能威制使
侮我之心日長請以干戈從事殄滅無餘然後檄諭
島中則曲不在我彼必自憎矣仍命一編裨治器械

狀啓至 朝廷愕眙以爲狂謀至請推責公復力陳其利害會倭奴偵知公意收戢還館 朝廷慮公終不但已託以當初致倭犯約爲可罪 召下廷尉公對語益慷慨憤發余以書勞之曰不料方叔壯猷出於書生今爲公夜看斗牛之墟矣後聞公沒爲國慟惜興言必涕今其二子徵明徵夏以文谷金公壽恒之狀來謁余銘文谷公之知己也其言質而無華余固懼公之志業不顯著於今後遂據其狀而爲之叙曰公字心甫全義人高麗大師棹之後近世有諱濟臣以文武全才大爲 宣祖朝名臣世所謂清江先生者也諱耆俊有才無年官止承文副正字諱重基

早負公輔望石室金文正公相與友善以縣令卒諱行健文科同知中樞府事其配青松大姓沈大厚女自清江至公五世風猷克競公又性度離倫人期以國器幼時詣澤堂李公第庭有朱櫻方熟諸兒欲取而啖之公止以未有長者命澤堂大奇之嘗受人二桃而不食人識其意復贈二桃又不食曰親未及嘗此不敢先食也出遊鬻舍以文名朋友間丙丁虜變後作詩以見志絕意場屋年二十以親命取己卯進士後十年除齋郎 孝廟庚寅中增廣文科由槐院移侍講院說書陞拜司諫院正言言事不阿大臣已不悅又論尹善道淫悖善道有師傅舊恩 上故遞

公職出爲平康縣監治尚廉平務祛宿弊吏民大悅
明年以弘文館副修撰 召入邑人追思碑之公出
入論思多所啓沃 上嘗善公應製詩 賜貂帽以
寵之丁外憂制除仍在玉堂因天變進修省之戒又
嘗以諸駙馬留宿 禁中力陳其冒犯褻昵不可許
上嘉納而入以語諸主曰此雖汝曹所不欲予實喜
有此直臣在庭諸臣皆如李某則國事其庶幾矣爲
吏曹佐郎公素不喜榮進又不欲遽當極選力辭得
遞乞養出監永同已而又 召還自是連拜玉堂諫
院官吏曹郎兼帶三字銜間受 命廉察湖西歸未
幾有東萊之 命庚子拜延安府使公以延與江都

形勢相關上疏陳唇齒控制之策 廟堂格不用辛
丑二月陞爲本道觀察使適值歲儉夙宵憂勤凡所
賑恤出於至誠一路賴焉七月以大夫人疾上疏乞
歸卽許之公歸則大夫人已勿藥而公卽示憊厪一
晝夜而以其閏月一日卒弔賻如例以治命葬于楊
根治西先兆內負良之原公白而長身秀眉豐頰清
明坦夷無有畛域外雖優餘而內實疆毅日必冠帶
謁廟而退正坐看書夜以繼晷及通朝籍久在經幄
常以格非爲要歷試內外所在盡心以故 主知人
望特出等夷居家推事親之餘篤於宗黨教育孤嫠
恩意均洽蓋其行義不合於古人者鮮矣雅性薄於

世味獨有山水癖嘗夢遊一勝境後於先兆下得清江公遺址宛然夢中所見也遂名以夢灘而結草爲亭仍取清江詩語名以綠水蓋歸意已決而竟爲公永歸之真宅嗚呼豈其兆耶夫人徐氏達城尉景甯女忠肅公消之孫 宣祖大王之外孫也徵明進士爲士友所推四女婚沈權李世熙鄭重震韓世良也內外孫摠若干余竊惟公在東萊時 孝廟臨御則必能用公之策草禽狡奴震懼全島不貽吾 君今日之憂使公而在於今日則必能蓄銳出奇致力中原以灑百世難雪之耻亦必能正義住脚以救今日滔天之士禍矣夫豈泄杳跼蹐而已哉嗚呼上天不

仁 龍馭莫攀而叔譽九原之觀終不可與歸矣嗚呼可悲也已嗚呼可悲也已銘曰

麗祖逐鹿太師効力累公累卿仍襲世德逮于清江所立卓絕公承厥緒肉好無瑕內積厥美外震其華茂實旣騰出入俱宜 上瞻東徼命公徃治雄圖未試 上聖厭世豈惟未試反以爲罪天又闕年半道而稅竒意精忠沒世猶暫艱夏隆冬裘葛之思末路滔滔吾誰與歸綠水之亭有峨有洋公生而樂公歿而藏有寧一宮旣安且臧凡厥後人視我銘章

靜觀李公神道碑

有以卿相爲平步可至而不屑乎此謂此學爲自己

分事而不沮乎晚悟者曰故副提學李公端相字幼能自號靜觀者也公聰明強記文藝夙成一時詞林羣彥無不矐然退舍戊子魁進士試翌年庭試闈丙科諸在翰苑玉堂相與遲其至先是丙子公年九歲公爲虜人所得 車駕至陣前公因人自言 上爲之愍然虜帥竟不以北去蓋於時已爲 上所知矣翰林時講武有日或言 慈聖將由便地臨眺公疏論之 孝考有嚴批未幾竟入玉堂自修撰至典翰兼出入 書筵亦屢爲兩司吏兵曹郎政府舍人帶知製 教賜暇湖堂一時極選也玉堂時劄論 聖上多無誠實又言大臣不可不敬因訟金弘郁無罪

而死及蔡裕後洪宇遠皆以言斥責俞撤驟被嚴刑乃言曰烏鳶卵破而鳳凰不至 上爲 慈殿有營繕又拜 陵還中路觀兵公皆進諫爲臺諫益隨事論劾不避禁嚮有鄭介清者心行邪詖嘗著排節義論以斥東漢士 宣廟嘗命榜示至是叅議尹善道因事伸救語甚譎張至以爲正學公力辨其非 上爲親弟三臨其喪又不用君臣禮公據禮力爭遂譴罷旣叙復廉察湖南饑邑便宜發粟詣獄門出其輕囚又請截留船粟之西輸者以賑之及復 命歷陳飢民之狀而請加蠲放因嗚咽于前席 上亦爲之泣下皆從其請南民爲立石以頌之 孝考上賓時

事漸變公自度不能俯仰遂杜門却掃慨然有志於古人爲己之學日取經籍探討蒐輯窮晝夜不厭有泯然會於其心者則世俗所謂榮達者不復入於意間矣後暫爲清風府使未幾以應教 召入論 永寧祧廟時公自望公格以阻銓用故閑居恬養者久大臣白 上除豁遂右叙復丐外得仁川旋以親嫌遞以執義上疏勉以五事而其要在於立志勤學上褒賜馬糒公復自以事免去洪公命夏宋公浚吉趙公復陽合辭進曰某守靜讀書學識罕比如使出入經筵裨益必多 上遂下特命公卽出舍郊外固辭因卜居于揚州之東岡蓋公歸自清風已有退藏

之志至是其謀益決喜其密邇先壠且饒林壑之趣遂有終焉之計左右圖書俯讀仰思殆忘寢食家甚貧窶采椽脫粟處之晏如然上下必欲起公公復辭曰臣本非山林遐邈之士也涓埃未報而疾病遽嬰躬逢昭代自爲棄物豈臣所欲哉比聞 聖學日進苟能終始不怠允德成就則臣雖枯死丘壑與有榮矣 優批不許時衆議以爲師儒及論思之長非公不可 上特陞通政連拜承旨叅知皆不就 上南行溫泉公詣郊班祇送竟拜副提學仍 命侍講書筵時己酉三月也 駕還許遞仍加優禮而公已病不能東歸矣 上賜藥物九月十六日公草疏曰臣

命迫運窮不得更瞻 天顏將不瞑目矣今茲 神
后祔廟實千古盛舉可見 聖學迥出百王也願益
任賢德益光 前烈宋儒張栻曰信任防一己之偏
好惡公天下之理斯言盡矣懋哉懋哉蓋 太祖繼
妃神德王后 太宗朝諸臣妄行貶降至是 上用
廷臣請追稽 皇朝冊命修復舊儀故疏辭及之疾
益病公自寓舍欲還舊第以盡正終之義家人更諫
公不聽竟以其十九日卒于正寢其十一月葬于加
平郡朝宗縣先兆 上用筵臣言 特命優助終事
今 上庚申右議政閔鼎重筵白以爲李某恬退力
學合有追褒之典 上命贈吏曹叅判兼 經筵兩

館提學朝議嘗欲公由此而平進者也公凡歷三十
餘職其清要則未嘗久處冗散則若就酣枕焉公延
安人唐中郎將李茂從蘇定邦平百濟留仕新羅因
籍于延 本朝諱石亨策佐理功謚文康四世至文
忠公諱廷龜以文章德業大鳴於世名聞中華子判
書公諱明漢繼典文衡爲時名臣娶錦溪君朴公東
亮女生公朴夫人有至性高識公配全義李氏其考
右議政行遠二男喜朝賀朝四女適李津金昌協閔
鎮厚宋徵五季未行公始以余爲文康公彌甥姁好
甚篤及至晚年則猥以講論切磨相期於千載之下
今喜朝以公內弟朴和叔狀來請余銘噫世復有斯

人也歟謹據狀文而論之曰公和而有制介而不滯其穎悟端潔得於性初其恬養嗜學篤於晚節早喪考妣蓼莪之痛終身不衰其事伯氏判書公恭而有禮愛而能箴及其疾革嘗糞泣禱事庶母能以誠消融勃磷教子弟婉以喻之而要使知方愛恤宗族必極其悃欵與朋友言必依於道義惻切不怠方賊鑄文姦欺世無不受其籠絡公獨覷破心術作書告絕人服其辨之早也聖人三戒之中尤謹於少老二者嘗於暮夜能以不可爲可有爲公貧甚進近賦之說公舉任疎菴叔英高潔處以謝之事君之禮雖微必謹其承 朝旨必下堂祇肅有疾則朝服拖紳其賁

旨至者雖僮隸必待以賓禮聞 大駕行幸則必下庭跪伏如在駕前當官任職一切裁以義理其前後論列可見其規模大略而尤以格君心扶士林爲主孝考之喪久處外室哀痛切至其郊居與 寧陵不遠每瞻望悲慕嘗有華人漂到衣冠不改爲言正統一脉尚未全絕朝議將交解其人于虜中公極言其不可旣不能得則作詩以傷之其匪風下泉之思感憤激烈所以眷眷於宗周者終始不替焉少喜詩酒壯涉榮塗惟其氣質明透乃能灑然脫略知有用心處遂委己以從事以爲必須先博而後約其於經旨之微與夫天人性命之奧必覃思致精以爲窮格之

方而必以主靜居敬爲湊泊之地以故考其言論而
不合於古人者鮮矣嘗論物格之說以爲格者是物
理明盡更無餘地之謂非物理自到盡處如先賢非
事物之謂也此可謂得見朱夫子發明之意矣最好
心經其得力多在此書又留意於禮學其祧廟一疏
亦可見其攷據精博矣尤喜易書而主於邵氏嘗曰
甲申 天朝之禍豈再逢後天八八之數歟以太玄
推之抑所謂天中之運者存乎其間歟所居東岡之
左得小洞曰靈芝結屋其間扁以靜觀後生頗從之
公日與酬答扣端啓發方且樂其如斯而中途便休
使天假之年則其造詣何可量也嗚呼惜哉所著有

大學集覽四禮備要聖賢通紀皆未及更定焉有文
稿若干卷余平生觸熾甚多公常出氣力以相調柔
雖以顛躓而不悔也至其危機交急則不遠千里崑
指相告余無以報其厚則嘗謂曰公晚從事於此學
而先於易範象數用力盍思朱子所訓以敬補小學
之闕者以爲田地乎公蹶然驚謝以爲頂門一針余
自謂平生見信於人未有如幼能者今追思疇昔收
涕而爲之銘曰

嗚呼靜觀雖古誰埒而稟之粹而志之潔軒冕之塗
孰廻其車苦淡之味孰如膏腴脫然趣舍從我所善
有閨林廬緗帙黃卷朝吟暮玩我來何晚昔李初平

二年有得而我年數孰云不足人於酣養內積葷血
雖欲澡雪如膏洗漆公資明徹不受污巖故於理致
有見而悅既悅而樂勢如泉達惜其數局氣清者常
而有不朽其存則長我作銘詞庸示茫茫

大司憲金公神道碑

大司憲金公李明孝性天至九歲喪先妣十二歲又
喪考公哀慕不肉伯仲氏愍之手執以強之公咋其
袂不肯開口仲氏引其袂齒決出血俯伏而泣見者
無不酸鼻而人已知其爲仁孝人也受學於仲氏事
之如事叅判公稍長溫然而和瑩然而清粹然而不
雜文辭日進十八中進士嶺南人柳稷誣詆栗谷牛

溪二先生館學削稷名以錮之上命解之公時掌
泮議力持不可至於捲堂公又率諸生抗章大觸
天威而猶不屈士論重之銓曹以公屢屈於公車有
尉薦意公不肯歲三十始爲齋郎歷三官爲青山縣
監慈惠廉潔政爲一道最擢壬寅文科及第國制資
窮者例陞通政旋拜承旨出納詳雅間有他遷輒復
入有李忠俊者與主家爭訟上直主家命鞫忠俊
仍有忠俊圖囑臺官之教公上疏曰人主無有偏
私然後庶民不議今此訟案不待該曹決折而殿
下下行有司之事且臺臣殿下之耳目而乃疑其
受囑是自廢其耳目也上罷公職言者爭不得未

幾叙復出爲潭陽府使疏革衆弊吏民大悅南俗健
訟使家一委之公負者不怨歲一周而遞拜戶兵曹
叅議入司諫院爲大司諫遞爲刑曹叅議其決獄平
反嘗噬腊至對吏筵臣爲白之倖相亦有言以示好
意公耻之旣叙求出按關東適值大侵賑活無遺策
關東無主兵官公請設營將以時操鍊旣納節直歸
鄉里連除舊職多辭遞兼承文提調仍爲吏曹叅議
務抑僥倖物論稱其公特陞嘉善拜禮曹叅判甲寅
聖母喪 上以服制更改罪禮官公亦就理卽釋爲
戶曹叅判由大司憲移長諫院如是者再無何禮訟
作時事大變公被遞配陽城乙卯放還田里公旣再

入囹圄已有疾仍復慨念時事寢食俱廢家人寬慰
則曰羣姦欺蔽國家歆傾吾身不暇念也疾轉徙諸
子奉就醫京第竟以八月十五日年止四十七而終
焉士友莫不痛惜之其隱卒皆如儀卜葬廣州治東
國井里其十二月廿九日窆焉公諱益旻新羅國王
之裔有王子興光受籍于光州故世爲光州人遂爲
東方大族公大司憲號黃岡諱繼輝之曾孫沙溪先
生謚文元諱長生之孫叅判 贈領議政諱槃之子
慎獨齋謚文敬諱集之從子滄洲公大學士益熙之
弟妣連山徐氏當虜變引夾旌表其門家世之顯古
今無比焉文敬公嘗稱曰天資近道只局於文藝惜

也滄洲公曰心無點汙行甚廉白所謂冰清玉潔吾弟其人也此數者蓋可以知公也讀書時或嗚咽良久傍人覩之則古人終養事也故舊人亦不忍以考妣遺事聞也丘墓所在見其人則必下馬致敬鵠原之慟出於誠心采久愈切嘗戒子孫曰富貴不足多也吾家長物豈非詩禮爲青氈耶有武弁致一斛米嚴辭以却曰士夫名節之壞恒於斯子女天殤不受賻布曰此焉用賻立朝每以爲世受 國恩惟盡吾職可以報效 顯廟朝黨論日甚大分小分莫可收拾公深以爲憂亟欲以寅協爲務與人言必忠信和善親疎無不愛之然於善惡之辨甚楮弱冠射策有

佻文未剪等語蓋指自點也當鑄名振中外無不趨風而公獨曰非吉人也公以名家胄胤早致通顯而雅性恬靜不樂榮利常蕭然一室淡若寒士宜其寬樂安閑克享仁者之壽而猶未及於中身豈不痛哉夫人坡平尹氏 贈承旨濟之女長男萬哉叅奉次萬堅萬至萬謹四女婚佐郎洪重模李光朝文川都正灌沈廷揆也內外孫男女若干余早遊文元公門又忝爲滄洲公友公視余亦如滄洲公嘗訪余於山中余責以婚姻失時公曰貧無以爲資余面歎曰公賢乎哉以公而貧若是乎後又相訪於東郊言及寧陵而歎曰以小人讒言而 聖考衣冠之藏將不

得安寧而舉朝莫敢言可謂寒心又其後余遠謫海上而公計至余設位而哭之又招公姪萬增而哭之今萬哉諸君託以墓道之文義不可辭銘曰
逃彼羅季王子行遊惟光之金其源孔遠惟我文元啓佑後人惟公之質既美而醇在家之行克孝且仁既立朝端不競不綈曰彼衆趨難以智求我懶不馳世不我捨優餘平進六卿之亞曾試于良惠澤春流一司東臬飢者歡謳赫赫馳聲實我所羞式安田里林樾清幽天假之年俾養其德式高而邵其尊誰敵半途而稅神理冥漠廣陵之東國井之原有寧一宮終古斯存

昌興君成公神道碑

崇禎丙子虜僭號 朝廷嚇走虜使義聲既振 仁祖大王將內修外攘以成偉烈既令薦進人才又舉清白吏其以清白舉者凡四人清陰金文正公爲之首而前府使成公夏宗字而述與焉當時中興之際各公賢士充滿中外公以眇然武弁與大賢同刻薦揚名振一世特陞嘉善襲封昌興君都摠府副摠管其十二月十三日虜騎逼都城 大駕播遷前一日公除全羅水使蒼黃 陛辭道以 行在命部分水卒棄舳艫操弓劍將陸路入衛又改 命以舟師赴江都公遂晷夜馳到本鎮獎率登舟由海途北上大

風屢作船幾覆沒者數矣既至則江都已陷矣時人
民逃竄海曲凍餓死者其尸相屬公以所載餘糧賑
給之其幼穉無父母者悉收置舟中所全活不可勝
數既還鎮以大亂之後人心易撓尤盡仁恩以撫邊
良朝廷追論緩赴江都責降一資移濟州牧使遞入
再爲副摠管因出治揚州南陽蓋於虜變畿輔最被
殺掠子遺未蘇故有是除而北路尤被蕩殘虜騎所
過官私赤地上遂特授北道兵馬使而親賜撫慰
曰卿既衰老不欲復委戎事近北關凋弊尤甚須卿
清慎俾爲守將矜式公感泣思死至則益盡誠心以
恤軍民秋毫無犯以礪廉隅北土方室家相慶而公

則病矣公昌寧人始祖仁輔高麗中允 本朝夢井
官大司憲封夏山君是生禮元官社稷令是生壽益
官禮曹叅判是生擇善有儒名不幸早世後追 贈
昌寧君配李氏星州大姓以 萬曆癸酉生公自幼
口無疾言玩戲之具一無所取長老已以厚重廉潔
期之壬辰寇至昌寧逃亂没于淮陽地公誠信克備
殞殮之禮一無所缺服闋戰藝場屋屢不中遂投筆
操弓捷癸卯武科乙巳 朝廷患北胡揀擇才智士
公與具公仁厚尹公燻二三人者與其選戊申完平
李相公元翼薦爲將官未幾李夫人没人咸稱其執
喪合禮服闋復爲將官時昏朝政亂官以賂成公獨

超然自守故六年不調丙辰始爲大靜縣監濟州屬
邑也素稱寶藏之窟而公毫毛無所近島民尤服其
恩信昏朝旣滅國舅金公悌男家旃棘其夫人盧氏
於境內時人心危怖無敢有顧恤者而公朝夕存問
不絕衣糧凡有所須應副如響盧夫人常歎曰他人
皆收孥視我此獨何人而乃如是耶鄭公蘊宋公象
仁李公翼并以直言投竄人謂朝夕有後命公誠心
款款語及時事涕淚縱橫人甚危之而公處之泰然
公遞歸盧夫人泣曰我何賴焉我從此死矣鄭宋李
三公亦摻裾惜別流淚濕袖皆有送行詩鄭公詩序
有民愛之如父母立碑城門過者墮淚之語西平韓

公浚謙以元帥出鎮關西辟置幕府公薦進人才皆
極一時之選韓公每事咨焉而公意有所不樂卽謝
病韓公苦挽不得留嗟嘆而已 仁祖大王反正卽
除陽德縣監未朞移疾遞歸甲子李适反就戮公時
爲元勳將校元勳欲盡戮适兵之逃死者公固執不
可曰脅從罔治古有其訓今渠魁旣殲何必濫殺元
勳感悟而止歷刑曹佐郎軍器僉正訓練副正爲甲
山府使瓜滿仍加一年 上賜品服以獎其清白仍
加折衝移拜南道虞侯翌年遷吉州牧使咸鏡監司
有遞歸者 上問其道守令誰可用者以公名對遂
爲南道兵使遞爲江界府使又有品服之 賜癸酉

以事編配海州將行送其子辭於完平公完平手書
李元翼扣拜五字以送之甲戌蒙宥家食于公州飭
粥不繼所居不蔽風雨越二年爲丙子之歲矣公以
乙酉二月初七日卒于鏡城訃聞 上震悼特命禮
葬有司言無舊例只 命致賻祭 贈兵曹判書公
未病北人爲立生祠堂公沒而遂祀之名其堂曰清
德夫人李氏評事尚哲女先沒而祔葬于文義治西
黔浦之上子楚晚女適吳光後吳尚謙趙壽昌側出
男楚濟楚文楚甲女適辛秀敏楚晚男一童無子以
同宗子後昌爲嗣公以余爲連也相視不淺余接其
容儀聽其言議真端人正士又謙謙君子也今後昌

來謁銘余尋常敬服於心而得見洪公茂績稱公語
有曰公天資仁厚事親孝待兄弟友居官處家必誠
必信斯言質而可信矣又人嘗買馬於公未幾骨不
直一金公輒還其直此雖小事亦可以見公一端也
銘曰

凡事弓馬麤豪是好自謂武人不循法度公則不然
端方正直事親克孝油油翼翼及其爲官玉雪冰檠
公豈求知 聖主知公褒賞洵加爲光爲龍其用未
究大樹先零九重嗟悼贈以本兵人曰是職公不慙
丁惜其差池不逮其生黔原之葬大江在側於千萬
年雲水與白

柳翊衛 贈兵曹叅判柳公神道碑

柳翊衛忠傑字蓋伯既卒三年其子燁然與其從子大將赫然府使坦然水使斐然等具禮幣請銘於余余不敢辭而爲之說曰晉州之柳出自文化大丞車達有彥沉有功麗氏朝別籍于晉至公曾祖辰全官判書以文武才稱歷府使溶至考珩遂爲名將官至統制使 贈領議政晉山府院君媿全州李氏故名賢評事穆之後郡守久洵之女公以 萬曆戊子十一月二十八日生少長受學於鄭忠貞公弘翼遂專心儒學早知事親禮侍疾惟謹居喪哀戚甚戊午中司馬時廢 母之論甚張公將上章以明大義李夫

人拗筆泣止之遂不果上賊臣鄭造公表親也一日造造家數造甚至遂揖諸生奉李夫人南歸公州之錦江上 仁祖乙丑除重林道察訪免歸俄除興慶園齋郎 仁祖嘗至園中拜禮訖 命公至前有賜曰爾乃予布衣交也蓋公娶於外戚具氏家而公及議政公其父母命其小字皆如司馬長卿故事故 仁祖每戲公顛狂柳絮蓋方言柳絮與小字相應云爾後 上顧見一武臣曰此於柳某何如人蓋公弟信傑貌類公故也既罷旋爲景陽道察訪陞司宰監直長從難南漢城 行朝令有所掌之官皆還入都城監守公卽行曰不可臨危辭死也已賊兵充斥遂

轉入嶺東檄召義旅爲勤 王計及 大駕還都卽
進闕下自陳亂初不能死制之狀請伏罪遂走省李
夫人靈巖地時時事大變公嘗慷慨上章陳自強雪
耻之策拜漢城叅軍轉尚瑞直長陞禮賓別提遷司
憲府監察爲石城定山縣監皆以事罷李夫人歿喪
除入翊衛司自衛率至翊衛旣遞復拜則不復就乙
巳四月一日卒具貞夫人綾海君歲之女生子燠然
縣監繼李氏 國姓直長元英之女生燁然燦然炳
然副護軍二女適縣監徐漢柱閔亮才側出一男四
女內外孫曾多不能盡錄公墓在公州亥洞里二貞
夫人皆別葬焉今 上戊申以炳然貴 贈兵曹叅

判兼同知義禁府事公坦夷跌宕抗厲不撓然存心
仁愛未嘗忤害於人嘗爲察訪自誦曰一命之士苟
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亦以清謹自律元相公
斗杓見公居官不以一毫自私歎曰真士夫也遂作
詩以美之常見子姪爲官則必戒以毋污我家風子
炳然能受教益虔 朝廷褒陞其秩公甚喜曰吾非
喜其陞秩喜其無忝也從子赫然嘗侍公張傘公戒
責不以少恕家有一劍嘗指眎子弟曰此先君所遺
以斷慾者汝輩識之丙丁亂後益無當世志蒔花種
蔬漁釣自樂仍自號錦沙公最篤於 君親年六十
餘李夫人尚無恙每自作倡優戲以悅其心獻觴上

壽高歌起舞觀者艷歎其傷時憂國之心徃徃發於吟詠酒酣諷誦忠臣義士遺事至誠慷慨流涕旁若無人婦孺或從傍竊笑而亦警然不以爲意也至其晚年尤甚豈中心有所不平者耶公纔屬纊有風起於庭飄毀屋宇而去人甚異之蓋議政公嘗策南北敵其方略甚竒弟晉陽君孝傑以忠勇鏖大賊以復宗國公能讀父書獎弟義而不能試萬一者豈非命耶大將諸公生而事如父歿而圖不朽甚勤亦可尚也銘曰

錦江之水有龜有魚公生骯髒與世而疎歸休于此其樂只且 聖主龍飛故人謂余鮎竿調遷我志未紆遭天下亂復返吾廬肆志放言畏其鄉間全其素質以歸于初我銘斯石以永令譽

南兵使 贈刑曹判書柳公神道碑

有世其智勇而仍世其清白者曰故兵使柳公炳然字文叔然此則世或有之而惟其背涅岳武穆所涅以世其家風則始見於公也公始籍海西之儒州大丞車達其始祖也十七代祖叅知彥沈以功移封晉州 本朝辰全官判書是生公之曾祖溶言府使府使生統制使珩 宣廟朝武宗是慕鵬舉之忠者一時名公多折行輩世稱武弁中士流卒 贈領議政晉山府院君是生翊衛司翊衛忠傑以公貴 贈叅

判妣全州李氏其考直長元英也公以 天啓乙丑
生於公州之村舍早業孫吳捷 仁廟戊子科以宣
傳官丁內憂服除歷數官爲都摠府都事陞經歷出
爲興陽縣監翌年遞歸又歷三官爲海美縣監未久
遞歸然廉名著稱有陞秩之 命又以射藝魁春塘
試擢陞嘉善拜洪州營將翊衛公沒沒喪除春川防
禦使蓋公於前後喪克盡誠孝春川地峽戶殘又當
大侵盡心賑恤軍民胥悅俄而與都事爭事不相下
按使兩罷之己酉春 上有溫泉幸 命擇馬隊別
將李相浣於 榻前以公對仍追直春川事 上益
知公自宣川防禦使歷吉州牧使仍陞爲南道兵使

吉州時剗穿溝渠多作稻田民甚賴之及爲兵使政
令嚴明廢墜修舉北俗頑悍頗不便之按使又用讒
言罪狀公以聞事將不測申大將汝哲爲白其剛明
廉謹 上只命罷職叙爲副摠管移捕盜大將姦軌
屏息及爲全羅水使與叅佐約束以時宿於樓船蓋
他將之所不能也歷京圻統禦使復爲副摠管而卒
於辛酉二月廿八日得年五十七訃聞 上遣禮官
致祭以原從功 贈刑曹判書配蔡原尹氏 贈察
訪衡一之女男長星漢武科曾爲都事次星河二女
婿鄭來章洪宗夏墓在公州治東榛谷里公承藉祖
武旣足以鳴於世而性又堅確沉默嘗赴防北路諸

流皆登城樓縱妓樂公獨於寓舍凝然坐不動大爲
李忠貞公厚源所賞其冰檠之操始終如一嘗解官
歸所餘糧資悉以還之常不置漉杯只用瓦瓶之故
者有所親錯認將舉飲而笑之聞者以爲美談家有
老婢曰上典解歸猶改帽匣之帶大上典統制公帶
猶不改矣公之清其來有自然周窮恤貧不計有無
最以干譽爲耻其背上涅字人皆不知及其浴尸而
人始見之嘗泣藩五年而歸李相浣以數斛穀預置
其家曰此公還家夕炊亦難也公之事行有於躬而
信於人者如此人方期以大用而年未周甲壯志灰
冷豈非命也曩余待刑海上鑄積之黨爭請殺之公

奮曰吾何愛一死而不言乎將率武弁之同志者上
疏極言幸 聖上至仁不聽衆言故不果上嗚呼世
豈復有斯人也哉今其兄燁然恐沒賢弟之名以打
愚李公翔狀來請銘余旣據其狀而序之仍系以銘
曰
嗟惟柳公矯矯虎臣憤憤之忠赳赳之身清白之操
如水如檠堅確之資如金如石背字分明庶終不負
未死之心竟埋于土我賢其人我哀其志刻文于碑
用示無止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十五

